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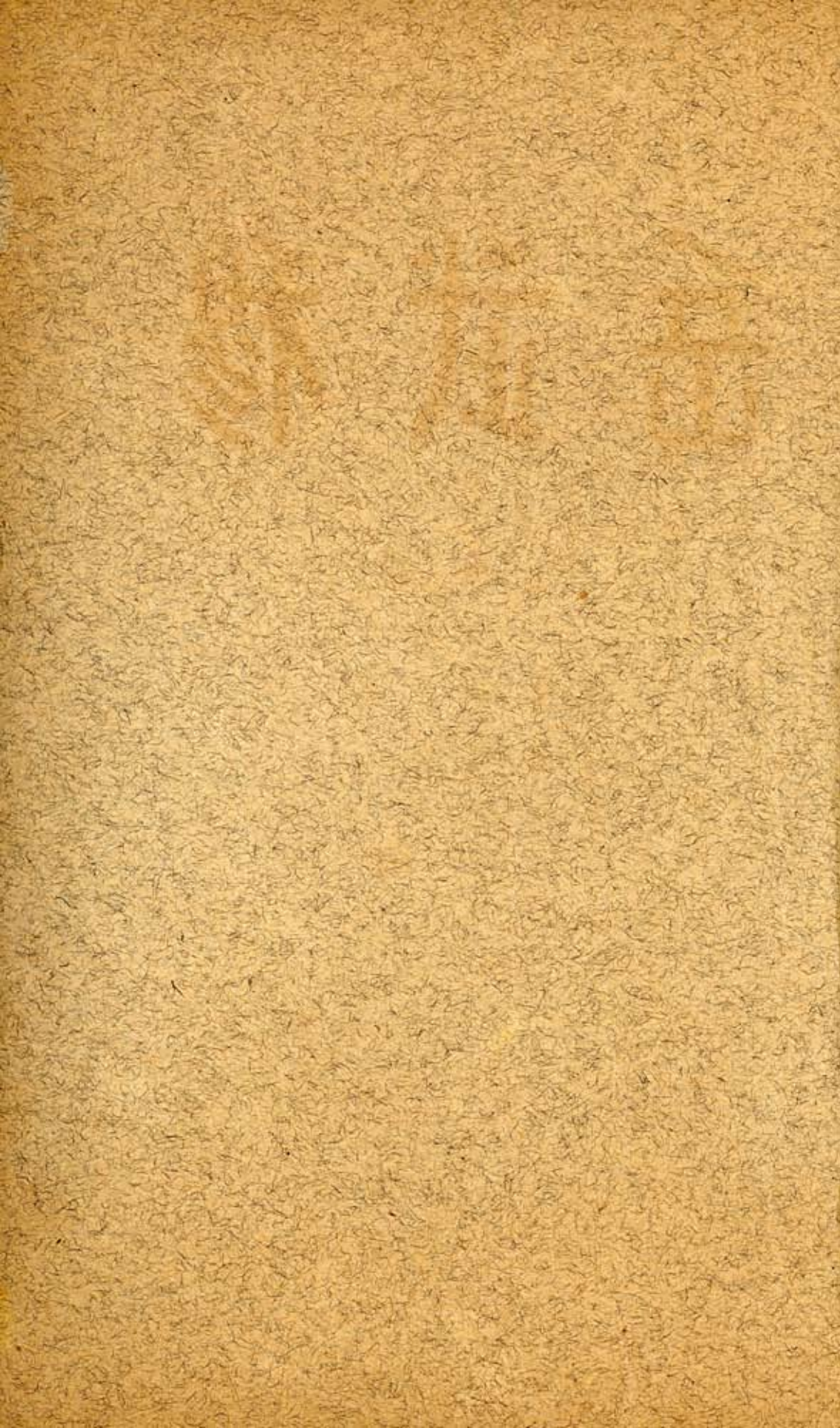
岳武穆

四幕劇

原著：江上青
編導：陳有后

呂啟賢

香港鄉村師範同學會演出



演員總表

導演者 劇中人物 飾演者

岳 武 穆

萬能

大

術

士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

岳 戎 縣

——演員總表——

劇中人	飾演者	劇中人	飾演者
衛兵甲.....		趙士儂.....	
衛兵乙.....		周三畏.....	
岳 雲.....		王 氏.....	
旗牌官.....		万俟卨.....	
韓世忠.....		元龜年.....	
梁叔玉.....		衛士甲.....	
岳 飛.....		衛士乙.....	
張 保.....		兵 甲.....	
哈迷蚩.....		兵 乙.....	
欽差甲.....		兵 丙.....	
欽差乙.....		兵 丁.....	
興 兒.....		莊 頭.....	
硯 童.....		王 俊.....	
✓銀 瓶.....	岳雲之女兒 呂放賢	倪 順.....	
秦 檜.....		張 憲.....	

第一幕

人物：老兵，護兵，岳雲，旗牌官，韓世忠，梁紅玉，岳飛，張保，哈達蚩，欽差甲，欽差乙。

地點：朱仙鎮軍營中

時間：宋高宗紹興十年七月二十日，暮。

（宋軍岳元帥營，衛士雄糾糾站文兩旁。營中往來傳令兵甚忙碌，空氣緊張萬分。忽有一美貌小將縛手上，要見元帥。此小將便是岳飛的兒子，岳雲）

老兵：小將軍為何這樣：是誰綁的？

護兵：是小將軍自己叫我們綁的，為的是打了敗仗，要請元帥定罪呢！

老兵：小將軍不要這樣。勝敗兵家常事，即有差池，軍法亦不致於深責，還是先鬆綁罷。

岳雲：國家大事豈可兒戲？我戰敗回來，豈有面目見元帥嗎？你們要鬆綁，我只好先自殺了啊！

（衆正要動手鬆綁，只得停了，呆呆相對）

（旗牌官自內上）

岳雲：（向旗牌官）請見元帥！

旗牌官：小將軍，遵命。可是元帥不在帳內，待我到營外去探報。

（旗牌官下）

（馬蹄聲响，來了大戰黃天蕩的老將韓世忠和擊鼓助戰的女英雄梁紅玉）

韓世忠：（先問口）賢姪，為何這般模樣！待我向元帥討個情，包管不妨事也。

岳雲：韓伯父，韓伯母，小姪引兵敗退，罪該萬死。

世忠：賢姪，你人馬可曾損失？

岳雲：人馬倒沒有損失，祇是未能取勝。

世忠：那麼你跟老夫再領人馬前去殺敵，豈不好將功贖罪？我剛才聽到諜報，說敵軍過了埋伏，現在我們去抄他後路，讓敵軍過黃河不得，豈不是好？

梁紅玉：當年我們在黃天蕩殺敵，現在節節勝利，居然殺到黃河邊，我們怎能要放他們，賢姪，趕快鬆綁上馬，老身仍去擊鼓助戰啊！

（旗牌官上）

旗牌官：我軍大勝了。

（衆欣喜鼓舞中，來了威震四方的岳爺爺，得意洋洋上）

世忠：元帥請了，愚夫婦在此恭稟捷報。

岳飛：這是一個大勝仗，敵人多過不了黃河了！（看見岳雲綁着跪在前面）雲兒，為何這般模樣？（問衆）是誰綁的？

護兵：是小將軍自己叫我們綁的。

岳飛：哈哈，這是什麼道理？

岳雲：啟稟父帥，孩兒敗兵於金，罪該萬死，請父親從嚴發落。

岳飛：哼，我吩咐你誘敵深入，許敗不許勝，你有何罪？

岳雲：父帥常說：「智仁勇信嚴」是軍人的五德，而「信」同「嚴」缺一不可。孩兒這次敗退，天下人誰不以為有罪。父帥豈可寬容，貽人口實？

岳飛：說得有理，罰打軍棍一百。

老兵：元帥在上，小卒情願替打。

衆將士：小將軍奉命而退，請元帥不要罰了有功的人。

世忠：難得你們父子如此正直，但衆將士如此請求，就免罰了罷。

（韓為岳雲鬆了綁。張保茶攬上）

張保：元帥元帥，我打了大勝仗了，殺得敵人狼狽而逃，只可惜我偶沒能追上，金兀朮哈迷蚩還是跑了！

岳飛：張將軍，你現在還敢不服本帥的調度？本帥叫你接應，你偏爭着要打先鋒，你險些誤了大事啊！

張保：我爭着打先鋒不為貪功，只因為小將軍郾城大戰十分辛苦，近來調給他帶領的又都是些新兵，萬一臨陣敗退，豈不犯了過失？

岳飛：這也是你的好意，但是你可知我吩咐雲兒許敗不許勝？我又恐他貪功好勝，故意給他些新兵，好讓一個退走。

大家跟着退，引誘敵人深入，來中我們的埋伏。

張保：真是佩服元帥高明。我張保是一個粗人，不懂這許多奧妙。

岳飛：這亦沒有什麼奧妙，運用之妙，在乎一心而已。

世忠：元帥智勇材藝，古時的名將都望塵莫及。潁昌大勝以後，又有這次朱仙鎮的大勝，眼看着舊京就可以克復，蒙塵的二聖亦可以救回來了。

岳飛：韓元帥說得很對，但是，茲事體大——

（岳飛示意，眾退）

世忠：岳元帥，有什麼機密相商：

岳飛：韓元帥，韓夫人，你們還記得我的恩師宗澤宗老將軍嗎

世忠：自然記得，當年金人攻汴梁，宗元帥帶了隊伍連夜趕去，可恨金兵已經攻破京城，還把二帝都擄了去，宗元帥從此憂悶成病，直到臨死都忘不了要渡過黃河去。

岳飛：宗元帥臨死還說：「過河呀，過河呀，過河殺賊呀。」我當時曾經答應他說：「老將軍請放心，我一定完成你的志願就是了。」

世忠：記得岳元帥當年同河北按撫使張所說過「國家的根本在河北，河北不能收復，永沒有安寧的日子。」這話真對極了。

岳飛：韓元帥，韓夫人，剛纔我想起了宗老將軍的遺言，我打

算就乘勝渡過黃河，二位高見以為怎樣：

世忠：這自然再好沒有了。

紅玉：岳元帥，渡過黃河去，恐怕接濟不容易，那邊倘然沒有接應，恐怕不大妥當。

岳飛：黃河以北的豪傑，我已經派人去結納，等到過河以後，各處義軍都會發動。

紅玉：聽說金兀朮亦在就地徵兵，確實不確實？

岳飛：哈哈，老百姓沒有不向着大宋的，只要我們打過去，連他們已經強迫徵到的兵就都會反正過來的。現在金人的號令，從燕京以南，沒有一處地方能行得通，連金兀朮都不能不承認，自從開戰以來，從來沒有這樣的失敗。

世忠：岳元帥，你佈置得太好了，你的威名已經震破了金人的膽，你的智謀已經深入了敵人後方，我們若能在黃河南北各地約定日期，一同舉事，一定可以成功。

紅玉：我自從當年在黃天蕩擊鼓助戰，無時無刻不夢想要飛渡黃河，現在到了黃河邊，我却覺得過河要十分慎重。黃河究竟是天險，我們越過了黃河，萬一後面斷了接濟，那怎麼辦？

岳飛：韓夫人，高見很對，我所擔憂的就是這個。（思東說）

韓元帥，現在朝中當權的人，我們可能相信得過？

世忠：這個難說。秦檜那人真有點捉摸不定！

紅玉：秦檜鬼鬼祟祟固然捉摸不定，我們當今皇上也未必願意

岳元帥渡過黃河吧！

岳飛：韓夫人，皇上對我可算信任到極點，皇上曾經召我到寢殿，囑咐我說「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出師以後，皇上又有手札，說「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遜奪！」這手札同當年皇上當面所說的「禁止之機，朕不中制」一樣的信任，一樣の咐托。

世忠：皇上這樣信任岳元帥，就請全權決定，便宜行事，不必管秦檜的主張。

叙玉：皇上要岳元帥打退金兵，自然是真的，否則大宋的江山從何保起呢？但是，「黃河為界」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倘若過了黃河，把二帝接了回來，試問當今皇上是否願意讓位呢？

世忠：唉！當今皇上是否願意讓位：——這倒是一個疑問？

岳飛：真的，皇上難道不願意二帝回鑾嗎？

叙玉：這個我們也無從斷定，但是秦檜是仗着當今皇上纔得勢的，他一何主張和，朱仙鎮的勝仗他知道了還未必高興。

世忠：秦檜一何心裡主張和我倒相信。他總以為我們的兵力打不過金人。但是現在打了勝仗就不致和了吧。

叙玉：我看越是打了勝仗，他越會主和！

岳飛：韓夫人，請教為什麼秦檜看見打了勝仗，反而越要主和

紅玉：打了勝仗，乃是元帥的功勞，成了和議，方是丞相的本領。皇上從前要把「中興之事，一以委卿。」秦檜已經懷恨在心，現在聽見元帥打了勝仗，難道不會更嫉妬嗎？何況他同金人勾結，元帥不可不小心呀！

世忠：對了，秦檜從前受過金人的養，也許同敵人有來往，敵人不足怕，可是內賊不可不防。

岳飛：我從出兵到現在，從來不怕敵人。當初在張所按撫使部下，在太行山打死了金將黑風大王。後來杖笠放棄中原，退回建康。我在廣德六戰六捷，活捉了敵將王權。金兀朮攻建康，我在牛頭山預先埋伏，黑夜中混進金營，金兀朮大敗而退，從此不敢再渡過江來。後來皇上准奏，分兵鎮守河南陝西，封少保、河南北各路招討使，金兀朮約同龍虎大王和蓋天大王調集了幾十萬大兵，圍攻鄆城，我派岳雲出城迎戰，岳雲提了兩柄鐵錘帶兵直衝敵營，金兀朮雖然有一萬五千匹「拐子馬」，被我單用快刀斬亂麻的方法把馬腳都斬了，幾乎全軍覆沒，金兀朮亦幾乎被我們活捉到。現在經過了潁昌之戰乘勝追到朱仙鎮，滿心指望著不日渡過黃河去，但今天談起我們朝中當權的人——秦檜，我岳飛只有「嘆息」了。唉！

世忠：元帥難道也覺得秦檜不穩嗎？

岳飛：（目視左右無人，沉痛說）韓元帥，韓夫人，老實說我

不能相信秦檜——這個人表面上很聰明，很能幹，實地裡既沒有骨氣，又沒有操守，他只曉得見貌辨色，看風轉舵，皇上要東他便東，皇上要西他便西，他的狠毒過蚊蠅，他的狡猾勝狐狸，結党營私，貪污妄為，從前他曾受過金人的豢養，現在他倒來作宋朝的戚福：

叔玉：元帥所說，一點不錯。元帥不但用兵是神算，論人也精明極了。

世忠：我本來不大相信秦檜，但是我總以君子之心猜度別人，我只想文人為相，不懂武事，自然不免懦弱一點，不曉得他竟是這樣一個小人！

叔玉：唉！張邦昌認賊作父，投降了敵人，已經不存於天下，秦檜乃是我們宋朝堂堂的宰相，竟敢私通外國！

岳飛：韓元帥，韓夫人，秦檜私通金兀朮是千真萬確的，我有證據在此——

世忠：真的：

（岳引韓、梁入內帳下）

（張憲押哈迷蚩上，哈學穿着諸葛亮式道袍，但總不免有些番氣。張保見了番賊，正如餓虎見了羊一般）

張保：番賊，還不跪下嗎：

哈迷蚩：（態度倔強，說着番音的中國話）我看你們早晚要投降我們大金朝的，還是好好待我以上賓之禮，我將來包管連可以保你們升官發財呢！

張保：胡說，還不下跪，你要到太歲頭上來動土嗎？（說着便要自來動手）

哈：不要這樣，麻麻虎虎罷。

張保：我張保從來不麻麻虎虎，今天非剜你的心肝不可！（真要動手了）

哈：（跪下哀求）元帥，饒命罷。

（衆皆看着好笑，張保放了手坐起堂來）

張保：不要做醜態了，本將軍且不殺你，快快通報姓名來。

哈：我叫……

張保：番賊，不許稱呼我……我……的！

哈：那麼……該稱呼什麼？

張保：應該自稱番賊，小賊，或是小番才對。

哈：小番……小番名叫哈迷蚩！

張保：（聽了笑不可仰）好一個名字……哈……哈哈……哈迷蚩，哈哈，哈哈。

（笑声嘈雜聞岳、韓、梁上，張保慌忙讓開。岳、韓、梁坐在正中，張保岳要等待文兩旁）

哈：岳爺爺在上，小番哈迷蚩有礼了。

世忠：下面小番倒是知礼。

岳飛：這就是金兀朮的單師，哈迷蚩。

叙玉：是誰捉來的？

岳飛：就是本帥帶了騎兵抄敵人後路，親自捉來的。

世忠：元帥妙計，可笑足智多謀的哈達蚩，竟活捉來了。哈哈。

岳飛：這哈單師善通中國語言文字，算是全國的人才呢。

哈：莫蒙元帥稱賞，慚愧慚愧。

張保：元帥，少同他攀談罷，請下道命令，待張保結果了他的性命，好挽他的心肝來投酒。

岳飛：張將軍，且別忙，我們直搗黃龍府，捉到了金兀朮，再一起發落，好不好？

哈：恕小番直言，元帥神勇，直搗黃龍，自然易如反掌，但是，從古未有奸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還請元帥注意。

岳飛：這什麼話：誰是奸臣？

哈：請退左右，容小番齊稟。

（岳令左右下，張保岳雲仍在兩旁）

哈：（指張保）請問這位尊姓大名？

張保：張保便是。

哈：元帥在上，請恕小番直說，這位張將軍為人心直口快，聽了機密事恐怕容易走漏消息。

岳飛：不要緊的。

哈：元帥還請鄭重，這位將軍若不走開，小番死也不講。

世忠：張將軍，還是請你退下吧。

張保：真氣死我也！

（牛下，左右均退盡）

哈：請問這兩位是誰：

岳飛：這位是大戰黃天蕩的韓元帥，這位是擊鼓助戰的梁夫人。

哈：久仰得很。

岳飛：（向哈）現在你快快從實說來。

哈：元帥，你同當朝秦丞相可要好：

岳飛：你問他作甚：你認得秦丞相嗎：

哈：那是我的老友，我不但認識秦丞相，我還認識他那母老虎般的王氏夫人。

岳飛：你怎會全認識他們：

哈：元帥不記得秦檜夫婦當年被擄到金朝，我們養了他們好幾年，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都是我們搜辣貝勤送的。那時候我們貝勤，同王氏還很有來往呢！

岳飛：這是什麼話：

哈：這是真話，秦檜那時候也沒有什麼不願意。

岳飛：那麼後來為什麼放他們回來呢：

哈：那就是我哈送與的主意。我勸金兀朮四太子說，金同宋老是這樣打仗沒有結局，也不是好辦法，最好想法子讓宋朝來講和。四太子贊成這個辦法，所以就派秦檜夫婦回來主持和議。

岳飛：原來如此，怪不得他要同我為難。

哈：哈哈，我早知道，就是我叫他同你為難的。秦檜當年是

金朝秦養的人，八年前才放他回大宋，就是叫他裏應外合，前幾個月還有人密到臨安，要他主張和議……

岳飛：我只聽說秦丞相近來主和，不曉得他竟私通敵人！

哈：私通金朝是千真萬確的，我這裡還有他的親筆信呢。

（說着取信呈上）

岳飛：（聞信大怒）好一個奸臣！

哈：元帥不要動氣，秦丞相亦不好算是奸臣，他只是一個識時務的俊傑；他看宋朝早晚敵不過，遂不如早主和議，保守着東南半壁，免得生靈塗炭，也是為後世子孫積德的好事。

岳飛：二聖蒙了塵沒有回來，當今皇上偏都臨安，豈是長久之計，這時候戰勝則二帝回鑾，中原重定，否則和亦亡，不和亦亡，還有什麼猶疑的麼？好一個奸賊，我必定要面見聖主，先清君側才好！

哈：這才是正經道理，所以小番這條性命，還請元帥保留，小番情願跟元帥到臨安去做個見證。

岳飛：韓元帥，韓夫人，哈送出的口供你們都親耳聽見了，你們可相信不相信！

世忠：（歎息）想不到真有這樣的好臣在朝中當權！

紅玉：秦檜啊！你的陰謀詭計亦有發覺的一天！仗着元帥的英武，我們捉到了金兀朮的軍師，從此以後，我們定要先清君側，不能再許奸臣在朝禍國殃民！

岳飛：韓元帥，韓夫人！活捉了哈迷蚩，真是大宋的運氣，請教二位高見，還是留着活口好不好？

世忠：留着活口也好，祇是不要放他跑了。

紅玉：好細是「不祥」的東西，我想殺了也乾淨。

哈：夫人在上，小番同夫人前世無冤，今生無仇，何必定要小番的性命，臨安的風光真好，小番微再去領略了一番，死也甘心。

紅玉：唉，你也到過臨安嗎？

哈：不瞞夫人，去過幾次。

世忠：你到臨安幹什麼？

哈：有時候玩賞湖光山色，有時候商量「國家大事」。

世忠：胡說，誰要你去商量「國家大事」！

哈：那是應秦丞相的約，你不信可以回去問他。我前幾個月還同王氏夫人在西湖裏坐過船賞過月呢。

岳飛：哈迷蚩，你真願意做見證嗎？我可以把你帶到臨安去，你得把一切機密報告出來！

哈：機密多得很，容小番隨後把一切都報告出來。

岳飛：好，好，你既肯報告機密，暫饒一命。

哈：為着感謝元帥的恩典，小番願意先報告一個消息：我們四太子從朱仙鎮大敗，正預備退兵，懇於求和，所以纔派小番到臨安去的。

岳飛：岳要你去叫人好好看管。

(韓、梁辭下)

(張憲率衆侍從上，張保亦忿忿上)

張保：元帥，還不早把哈迷蚩殺了？這該交我動刀了吧。

岳雲：張將軍，元帥說要好好看管，你且慢動手。

張保：嘿，怪事，還要好好看管！那我可不幹這事，看管着這
個奸細，又不好傷害他，反得侍候他，豈不要闕死：

(忽傳聖旨到，欽差上)

✓ 欽差：(岳元帥接旨) 聖旨下

岳飛：恭讀聖旨。

(不敵不敵 —— 之類)

✓ 欽差：(讀旨)

✓ 「覽卿奏知克復潁昌後，已遣兵下鄭州。大帥身先士卒，忠義許國，深所嘉歎，但金首乃夷狄之人，教化未開，終非武力可服，今命令各路諸將，刻即還京，爾岳飛亦不宜孤軍久駐，前上表章應毋庸議，仰即班師勿違朕意，想宜體悉。欽此！」

鄭張保：(何欽差惡狠狠說) 我們元帥打仗要緊，可回京不得！
你要與元帥回京，我就給你過不去！

✓ 欽差：聖旨在此，這位將軍為何出此言語？

張保：什麼聖旨不聖旨，我張保偏要把它撕成粉碎。

岳飛：張將軍且慢，本帥正要回京面奏一切。(何欽差)請先
回去覆命，本帥隔一兩天就動身。

張保：那萬萬去不得。

岳飛：明天我們休息一天，後天便渡過黃河去，直搗黃龍府，
那時候難道我不應該回京面聖嗎？

✓ 欽差：那自然應該的。**那當然啦**

張保：好，我們活捉了金兀朮再說。

岳雲：活捉了金兀朮好同哈迭貴一同押解回京了。

✓ 欽差：（吃驚）哈迭貴已經捉到了嗎？

岳雲：當然啦！

✓ 欽差：你們快些班師好了。

張保：我們渡河殺敗金兵再回京。

岳雲：是的，我們要殺敗金兵方才回京的。

✓ 欽差：那麼聖上的旨意你們不依^了命令嗎？

張保：不依又怎樣！

✓ 欽差：難道你想作反嗎？

張保：你再說多句，老子拳頭認不得人的。

✓ 欽差：你居然敢侮辱朝廷大臣嗎？

張保：你這東西非 你不可！

（大家正緊張中）

（欽差乙上）

欽差乙：聖旨下！

（各人跪接）

——幕下——

第二幕

人物：興兒、硯童、銀瓶、秦檜、趙士儀、周三畏、哈送崑、王氏、万俟卨、元龜年、衛士甲、乙、舞女甲、乙。

臨安秦檜相府邸內暖閣。

季候是暮冬時節，室內升着爐火。

舞台右部正面有一扇花瓶形的門，覆以紗帘，可以隱約窺見一道走廊通到內室，和西湖山水。走廊邊鑲着朱紅欄杆，綴以雕棟登樑，華貴之至。

左部凹入的部份是暖閣的複室，門額高懸御筆『一德格天』匾，室內正面壁上是一幅並蒂蓮的彩畫中堂，兩旁分懸御筆書聯：『守經事乃知其宜，臨大節而不可奪。』中堂之下是一張長案，上列宮燈與臘梅天竹盆景。複室的左右兩壁都安置明瓦窗。

偏右是一張華麗的太師椅，椅上蒙獸皮。椅的周圍放着幾張靠椅，茶几，和多寶架等物。

偏左一端，有一扇門直通外室，外客及衛士均由此出入。

時間是傍晚。暮歲時，興兒獨自在暖閣裡升火。紗後透出內室一片歌舞歡騰的景象，也聽見絲竹管弦的細樂，與：客們的笑語喧聲。舞女在紗後載歌載舞，秦檜

夫婦及近臣們肯坐觀賞，怡然自得，興兒頻頻回顧，歛容蹙眉，搔首太息。

內場女聲歌唱——

浮生若夢歡幾何？
 端在及時行樂。
 身後虛名，管它流芳遺臭！
 怎似生前一杯酒？
 看眼底湖山如繡：
 澗澗碧水；
 翠翠青山。
 且華堂通宵醉酣；
 問什麼擊鼓聲中胡馬下江南！

（內室主客歡笑声）

興兒：唉，國家危急到這步田地我們相爺還這般高興的尋歡作樂。怪不得街坊上有些人搖頭歎氣說：「西湖歌舞幾時休？」我興兒從前跟隨相爺夫婦，從金邦逃回來，一路上冒了千辛萬苦，原指望秦丞相一心報國，扶保皇上收復大宋江山，把鞭子打退，我們也有抬的一天。哎，誰想到他……

（歌声又起，正唱到：「且華堂通宵醉酣，問什麼擊鼓聲中胡馬下江南！」繼以一片嗤笑的声音）

興兒：（冷笑）「且華堂通宵醉酣；問什麼擊鼓聲中胡馬下江

南！」好詞兒！我看等到胡馬下了江南，大家還有活命麼：

（裡面又傳來一片：「請呀！」「乾這一杯！」「來，來，來，唱罷！」…… 縱情歡笑的聲音）

興兒：皇上放鴿子，宰相愛熱鬧，這倒是天造地設的一伙！可憐宋朝的命脈就要斷送在他們手裡了！

（秦檜在內大聲狂笑，緩步自走廊出，硯童隨侍在後）

秦檜：（面朝內室）老夫少陪了，你們儘管吧，玩吧！哈哈……
……有趣有趣！

興兒：（請安）相爺萬福！

硯童：相爺，宗正王爺和一個小娘子在外花廳等着求見。

秦檜：（詫異）這老頭兒又來做什麼？

硯童：說有要事拜見相爺。

秦檜：說我不在家。

硯童：他已經知道相爺在家宴客。

秦檜：這傢伙來了多久？

硯童：將近有一個時辰哩。

秦檜：真討厭！讓他進來罷。

硯童：是。（由左門下）

秦檜：（對內）你們進去玩，有客。

（紗帷中主賓均散，歌舞暫息）

秦檜：興兒你進去伺候夫人，告訴她別再喝醉了。

興兒：是。（下）

（硯童引趙士儂與銀瓶上）

趙士儂：相公。

銀瓶：參見相公。

秦檜：宗正大人請坐。這是……（見銀瓶，頗為詫異）

銀瓶：小女子是樞密副使岳飛的女兒銀瓶。

秦檜：（不悅）哦，是你。宗正大人，有什麼見教嗎？

趙：因為有要事和相公奉商，特冒昧帶了岳小娘子進府晉見，還請相公恕罪。

秦檜：罷了，請說吧！

（秦檜、趙士儂就座，銀瓶侍立）

秦檜：剛才因為公事很忙，有勞宗正大人久候。告罪！告罪！

（內室細樂聲又起，雜以嗤笑）

趙：（邊謝）豈敢！

秦檜：（呵欠）時辰不早了，還勞宗正大人過訪，敢是有什麼要緊的事嗎？

趙：正是有件事。聽說樞密副使岳飛已經押解來京，不知犯了什麼罪？

秦檜：這是奉了聖旨拿辦，已經交給大理寺審問了。

趙：那末，究竟為了什麼呢？

秦檜：這得叩請皇上了，好在案子交給大理寺去辦，不久總有個水落石出。

趙：大理寺審了許多次，怎麼沒個結局：

秦檜：因為案情重大，牽連繁複，人證物證的調取，在在耗時費事，總是不見的。

趙：照這樣講，相公對這案子是知情的：

秦檜：呸……我也不過風聞而已，風聞而已。

趙：岳飛被控的罪狀，很多不明不白的地方，還望相公和他辨白辨白。

秦檜：（笑）聖上的大權，我不敢僭越。

趙：如今誰不知道聖上萬事依託相公。祇要相公做作主，事情就好辦。

銀瓶：家父實在是冤枉的。

秦檜：冤枉？你會知道有冤枉？

銀瓶：這事朝廷中外都知道，怎麼小女子會不知道？

秦檜：（推托）聖上做事英明果斷，為臣的不敢有所議論。

趙：我願以全家百口性命担保，岳飛是冤枉的。

秦檜：（奸詐地）宗正是皇上的近親，可以隨時面奏。我和岳飛同殿為臣，說話自不便有所袒護。（轉話題）我們還是不說這個吧。聽說宗正前天何萬歲上了一道奏疏，是嗎？

趙：有是有得，因為自從幾位大將召回之後，聖上又一連罷了三宣撫司，一時議和的傳說很盛，所以士儂才把和戰的得失利害，剴切何萬歲奏明。

秦檜：那末，宗正認為議和對不對？

趙：這怨士傷唐突，和戰一端本無所謂對不對，只要應付得當，不然，雖有高城深池，而不能夠守，那還戰什麼？雖然有堅甲利兵，而不能夠戰，那還和什麼？倘若不務戰守之計，一味信賴講和，這就無以自立了。

秦檜：可是，宣和靖康二聖現在蒙塵未歸，如果再堅持戰下去，恐怕對於二聖是極其不利。二聖是皇上的父兄，皇上不能忘卻骨肉深情，有虧孝文之道。時勢如此，恐怕也只好委曲求全囉。

銀瓶：相公，請恕小女子多口，二聖的安全當然是臣子所最關心的。不過我們不能信賴和議，就中了金人的奸計，金人知道我們擔心二聖的安全，處處用割地賠款來挾制人。如果不應允，是忘君父之仇，應允了，必定又苛求無厭。雖天天割地賠款，但土地錢財都有盡時，而金人的慾望是無窮的，稍微有爭執，就會前功盡棄，惟有拱手聽人宰割。相公雖是一番美意，旨在委曲求全，但恐到了那時，雖「委曲」也不能「求全」了呀！

秦檜：你們女孩子家那懂得這些事，國家大事要在相忍為國。（鄭重的）舉一個例：越王勾踐兵敗以後，不惜卑辭厚禮，向吳國行臣妾之道；然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終於乘機滅了吳國，這不是一個「委曲求全」的好榜樣？

銀瓶：相公，但是那時，吳國並沒有吞併越國的意思呀；所以勾

踐得以枕戈嘗胆，終於滅了吳國。如今金人蓄意滅亡中國，是決不會讓我們有翻身的日子。

趙：我也舉一個例：從前金人和契丹交戰了二十多年，戰必割地賠款，以國求和。可是既和之後，戰端再起，畢竟滅了契丹。如今金人又拿和議蠱惑中國，至於破京城，滅宗社，易姓，改號，濫殺無辜，而朝廷還以和議為是，這豈非忘了前車之鑒！

銀瓶：相公，您以一身繫社稷的安危，您千萬大意不得。前年王倫到東京去議和，得了河南陝西的失地，我們以為從此可以太平無事，誰知後隔多久，金人又翻臉背盟了。這種和議靠不住的，這都是親眼看見的事，難道不也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秦檜：話自然也不能算錯，那時金邦是違懶執政，一切選容易辦，此刻換了兀朮，真好不講信。你們是以智料敵，所以才有這樣的設想，我却是實事求是，以誠意待敵，所以才願不顧一切，勇於謀事。

銀瓶：我恐怕敵人不會也拿誠意待相公罷？

趙：相公還記得在東京做太學正的時候，有過一個論兵機三事的條陳，說道：「金人性情奸詐，貪心無厭，得了土地，勢力更強大，保不定還不再侵犯。」相公能担保敵人今後不再——

秦檜：（啞板）這都是舊話。

趙：舊話倒是舊話，相公那次因為堅決主義，觸犯金人，才被俘虜。如今相公怎麼搖身一變，又倡議和平了呢？

秦檜：（斥止）宗正……（奸笑）時勢有推移，處境也有變更。你們問我為什麼從前主戰，如今却又主和？這理由很明白：以前我以為非戰不足以圖存，所以主戰，而現下時過境遷，到了非和不足以挽救大局，所以主和。如果現在不和，戰爭曠日持久下去，我們總無轉敗為勝的指望，一足弄到國亡家破萬劫不復。那末，我們又何妨趁此懸崖勒馬，排除萬難，化干戈為玉帛，以免生靈塗炭。我相信這才是救國救民的大道理。

趙：（憤憤）相公身拜元樞，位列宰輔。這話未免有失體統！這樣反反覆覆，豈非等同兒戲？

秦檜：（奸笑）要知道古今中外沒一成不變的國策。我們的國策貴在因時制宜，隨機應變，而一以社稷的利害為重。主和是講老實話，主戰實在是唱高調。

銀瓶：相公，請再恕小女子多口。您以為我們總無轉敗為勝的指望，非和不足以挽救大局，可是眼前情勢並未到一蹶不振的地步。國事正大有可為。我們豈能捨掉祖宗的事業，忘記千萬生靈的屬望，為了苟延一朝一夕的性命，就糊裏糊塗的屈服了？

秦檜：我正因為國事也還大有可為，趁這時候保全一點國家的元氣，才決心講和。否則越打越遠，連江南這半壁河山

也都淪陷了，就連求和也不可能了。到那時，既不能戰，又不能和，困守下去，只有亡國。退一步講，即使僵局長此相持，至於五年十年之後，除了仍舊不免一和完事，那時國家元氣早已喪盡，百姓早已死光。國家不成國家，還談什麼呢？

銀瓶：相公，金人的侵犯是永無止境的。開戰以來，金人除了強佔我們的土地之外，並不能摧折我們的士氣，收服我們的民心呀！

趙：銀瓶的話很對。如今對付金人，只有堅持久戰來求勝利；此外，決無其他的路。中途議和，便是屈辱投降；也便是亡國的和平！

秦檜：（冷冷的）小女子的話，我且不去怪她。可是宗正是朝中的長者，却不能和她一般見識。我們廟堂上的大臣總該以國事為重，不要憑意氣用事呀。

趙：我認為這是至理名言。有什麼意氣？

秦檜：宗正提起至理名言，我倒想起孔夫子的一句話。孔子說：「天下和平，則晝不生，禍亂不作。」天下戰爭沒不了的一天。百年戰爭，結局仍舊不出一和了事。宋金開戰是兩國的不幸，本着冤仇宜解不宜結，我們應當通可而止，才是聖人的道理。

趙：但是聖人所指的和平，並不是投降。如果聖人的意思是教我們歸降受款，那末為什麼又說：「君父之仇，不與

共戴天。殺苗拔魏，不與共天下！」也我們站在廟堂上講話的人臣，要不公忠體國，同仇敵愾，如何能為百姓的表率呢？

秦檜：你公忠體國，我秦某難道就不是公忠體國嗎？不過看法不同而已，我知道的，也許更多。（頓）太祖受禪開國之初，曾經用玉斧畫地圖，以示體恤百姓，不與遼國爭地。可見和平是祖宗立國的遺訓，宋金是兄弟之邦，戰則兩敗俱傷，和則共存共榮。

銀瓶：金人志在滅亡中國，還談什麼「共存共榮」！

秦檜：那也不能這樣說，「誠之所至，金石為開。」宋金兩國開戰以來，前後十幾年，他們知道要想滅亡中國是辦不到的，我們屢次喪師失地，還夢想勝利更是辦不到的。不要傻！倘若能夠相忍為國，禮讓全文，自然和得攬。

銀瓶：金人的苛求難道受得了嗎？

秦檜：我們是戰敗之師，吃虧自是免不了的，退一步想，和平的結局是吃些小虧罷了，而戰爭的結局却是亡國，何取何求，宗正你應知道得很清楚。

趙：我當然很清楚。我們這一代子孫，如果能夠不怕捨身，不怕困苦，始終不屈，堅持到底，那末今天忍痛一時，定能換取子孫百世的福利。不然苟安畏難，妄想僥倖求免；那末我們偷生一日，就會招致國家萬年的羞辱，陷我們世代子孫於奴僕牛馬無窮盡的痛苦。

銀瓶：小女子幼承庭訓，略識一點詩書，雖恨不是男兒之身，却也甘心為國効死，肝腦塗地而不辭。

秦檜：（冷笑）嘿。一派高調！宗正喜歡沽名釣譽，只好由你去，像我秦某但知道經濟國事要緊。

趙：相公自己以為：為了國事，死都不避，還怕人家怨謗；其實，殺身報國是仁人志士所願意的事；而冒犯眾怒，一意孤行，這不但陷君王於不義，並且喪生亡國，遺臭萬世。倘若不是喪心病狂，自暴自棄，誰敢這樣胡作非為！

銀瓶：這幾年來，被金人屠殺的，不是將士的父兄，就是將士的子弟。我們想到死者的壯烈，將士的英勇，百姓的受難，更不忘後死者的責任。如今屈辱和平，百姓不以為然，將士不以為然，士大夫不以為然，而獨相公以為然。萬口喧騰，莫不歸罪相公。相公難道你不知道麼？

秦檜：（勃然大怒）住口！你們究竟有多大的前程？竟敢在老夫面前撒野！嘿，不用說個我王爺，從前的丞相呂頤浩御史黃龜年，不也參劾過老夫嗎？老夫不久依然重拜相命，而那班反對我的人，如今落職的落職，罷官的罷官。真是：「罅罅撼大樹，自己不量力！」

趙：你難道保得定做一輩子太平宰相嗎？

秦檜：（陰險地）宗正也不要太仰仗是皇上的近親，要知道，宗室不應結交將帥。這是趙氏祖宗的家法。如果皇上查

聽到宗正……

趙：（鯁貞地）我姓趙的和姓岳的並沒有私事來往，更不仰仗什麼勢力威氣凌人。我怕什麼：祇要是大義所在，我頭可斷而志不可屈。

秦檜：（稍仰情感）宗正敢是喝醉了酒？今天說話似乎有失分寸。

（內鑾樂聲悠揚）

趙：我倒沒喝醉。可笑那班忘了家國之痛君父之仇的人，自顧着縱情歡樂，真是醉生夢死。怪不得人家說：「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正是你們這班東西。哈哈，我倒沒有醉，醉了的是你秦檜！

秦檜：（大怒）太放肆了！我要不看你年邁，早把你押解大理寺法辦。嘿，有王法嗎？

趙：王法！我趙士儂奉公守法，無愧天地，倒是你們這班奸賊，目無王法，為了自己升官發財，把國家都賣了。你要把我抓進大理寺。你難道能把天下的人全都抓進大理寺嗎？

銀瓶：宗正大人，宗正大人，請不要動氣！

（銀瓶上前排籐。秦府衛士甲、乙亦上）

趙：（威怒）嘿……王法：哈哈哈哈哈！

銀瓶：宗正大人，我們走吧。

秦檜：（命令）撤座！

趙：秦檜，看你橫行到幾時：

（趙士儂偕銀瓶與衛士同下）

（秦檜餘怒未息，在堂內獨步往來，衛士甲偃入）

衛士甲：（報告）大理寺正卿周三畏求見。

秦檜：喚他進來！

（衛士下）

（周三畏上）

周三畏：稟見相公。

秦檜：岳飛的案子審得怎麼樣啦？

三畏：卑職已經提堂審問過了。

秦檜：可曾有切實的口供？

三畏：卑職根據卷宗一一審問，但是岳飛絕口不認，卑職實在沒辦法再問下去，請相公明斷。

秦檜：你當了大理寺正卿，難道連審問犯人都不會嗎？

三畏：倘照大宋的王法辦理，岳飛的罪狀查無實據，的確是冤枉的。

秦檜：你也說岳飛是冤枉嗎？你和他是什麼親！那門故？

三畏：卑職與岳飛無親無故，不過只知奉公守法，不能屈陷忠良，況且……

秦檜：況且什麼？

三畏：況且強敵未滅，二聖未復，無故殺戮一員大將，必定喪失民心，這也不是國家之福罷？

秦檜：（愾怒）混蛋！

三畏：（謹慎地）是，相公。

秦檜：真是忘恩負義！

三畏：是，相公。

秦檜：你忘了是誰提拔你起來的？

三畏：卑職只知道奉公守法，上有皇天，下有后土，卑職如果昧着良心作惡，天良何在？

秦檜：嘿，你有良心，你就忘了偌大的前程嗎？

三畏：卑職不敢知法犯法，攪亂朝綱。

秦檜：胡說！

三畏：是，相公。

王氏：（在內室橋聲柔氣地呼喚）相公，你來呀！

秦檜：好，暫且放過你。你回去仔細替我審問明白，要不然，當心你的前程！

三畏：卑職告辭了。（下）

秦檜：（不理）……

（王氏自內室上）

秦檜：混蛋！你們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我秦會之也教你們嘗嘗厲害。

王氏：相公，你又在罵誰？

秦檜：夫人，你不知道我今天真倒運。先是趙士傑和岳飛的女兒喚什麼銀瓶的兩個傢伙，跑來和我搗亂，後來連周三

畏這齋也敢當面抵撞起我來了。你說氣人不氣人：

王氏：又是為了岳飛的事嗎？

秦檜：還不是他的事！這幾天簡直把我的頭都脹大了。

王氏：依我看，不如快刀斬亂麻，來個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結果了他。不然，恐怕日子久了，事情就有變化。

秦檜：不過，審總不能不審的。這樣才好找他明正典刑。

王氏：事情就壞在這上頭。現在鬧得滿城風雨，更難下手了。

秦檜：鬧開了，又怎麼？我秦會之還怕誰？

王氏：要是皇上明白了內裏。趙士傑又參劾相公一本。那末

秦檜：哎，夫人，你真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你想，如果我不把幾位大將召回，收了他們的兵權，將來非但北方不能收復，就是這南方也不保。那時，還有你我今天嗎？如今把那些大將們，殺的殺，罷免的罷免，江南一帶才能稍為太平，我的宰相也能穩得住。再說，皇上也未嘗不明白我的用意，不過各人肚裏都有一本帳。他也知道倘若打下去，真把金人擊敗，迎回太上皇和皇兄，他的萬歲爺又到哪兒去呢？（得意的奸笑）嘿嘿。我們就落得藉口「免得生靈塗炭」，馬馬虎虎的和了，來個混水撈魚。

王氏：這倒虧相公想得出的妙計。

秦檜：想起從前金邦被擒釋放我們回來的時候，皇上還誇獎我

有氣節，比我作春秋英國的鍾儀，漢朝的蘇武，哈哈，哈哈。

王氏：你這人真壞，連皇帝都上了你的當，要不是你外貌恭謹忠厚，怎麼一下子就騙到禮部尚書，不幾年又拜了宰相呢：

秦檜：（輕佻的）這也虧夫人的賢內助呀。

王氏：呸，別又來功了。

秦檜：（更輕佻的）嘻……嘻……怕什麼呢？

王氏：這又不是臥房，讓下人們看見，還成什麼體統：

秦檜：呸，你我就別說什麼體統了。

王氏：相公是百官領袖，怎麼可以不講體統：

秦檜：「體統」二字也只好在自己家裏人面前擺擺威風，如果見了金人，哪還有咱們的份兒！

王氏：相公，你看這皇上御筆的對聯：「守經事乃知其宜」「臨大節而不可奪」——又說什麼：「憂國忘家，持心無二，……」「蘊龜著先見之明，有松柏後凋之操。」現在想想，可要難為情？

秦檜：那算什麼稀奇！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你不記得我做御史中丞時，也曾經慷慨激昂過一陣子。我也曾經立過議狀，指斥張邦昌。我也曾經上疏討過劉豫。那不還是做官的手腕罷了。

王氏：（笑）你們啃過四書五經的人真會耍花樣。

秦檜：要不就要花樣，選配做官：

王氏：不過，後世的人又不知要如何的罵你了。

秦檜：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管得了哪許多！

王氏：（親暱的勸近秦檜）噫……噫……相公你真能幹。

（硯童正自內室上，觀狀急迴避，假意咳嗽一聲，秦檜

夫婦閃開）

硯童：（鬼鬼祟祟）相爺，前回那個賣臘丸的又來了。

秦檜：賣臘丸的：（愕）哦，快請他進來坐。

硯童：是。（下）

（王氏欲下）

秦檜：都是自己人，夫人不必迴避。

（哈迷蚩假扮商人上）

秦檜：（卑鄙，逢迎的）哈迷蚩大人，怎麼您又來臨安了！

哈：我不怕，秦大人你倒替我擔心起來了？

秦檜：您不知道臨安這地方耳目衆多，常常露面實在不方便。

王氏：這倒是實話。

哈：哦，秦夫人，你在這兒賞風景，我倒沒在意。好嗎？

王氏：（笑謔）哈大人，您這一何可好？不怕辛苦嗎？

哈：還好還好，為國事奔走，辛苦是應該的。

秦檜：這次敢是全國回太子又有什麼書信讓您傳達？

哈：是的，現在帶來了一件臘書。這樣機密的差使，是非我不行呀。

(哈迷貴自髮髻中取出一枚蠟丸，秦檜拆看，頻頻點頭)

秦檜：(邊看邊說) 唔……唔……可以照辦，可以照辦，
(將蠟書放在椅邊) 不過……

哈：又是什麼不過！要知道，前幾年撻懶丞相主政的時候，為了和四太子爭權，故意和你們賣好，結個外援，竟把河南陝西的土地還給你們，如今撻懶謀反被殺，兀朮四太子可沒那樣好講話，我看你們還是和了的好。

秦檜：這個，我正在考慮。

哈：又在考慮考慮！四太子說，你朝朝夕夕求和，而岳飛却冀圖反攻河北，這是什麼道理：

秦檜：我已經連下十二道金牌把岳飛召了回來，他現在大理寺監獄，正待審問定罪呢。

哈：還有岳飛的部下張憲、岳雲，留在外面也不妥當，似乎應該斬草除根，以全兩國邦交。

秦檜：張憲岳雲違抗朝令，也把他們抓了來。

王氏：現在也押在大理寺。

哈：丞相不愧是個南朝人物，辦事也還周到……

秦檜：(沾沾自喜) 祇要有利社稷，有利邦交，會次沒有不盡心盡力的。

王氏：這確是真話，敝國總不能讓哈大人有辱使命的。

哈：可是……

秦檜：
王氏：（一怔）是什麼：

哈：為什麼審了這許久，還沒定罪：

秦檜：（訥訥不能言）這也有難處，譬如，證據總找不到，如果慢慢審下去，一定可以判決。（掩飾的）宋朝自有宋朝的王法，這個不勞貴國使臣的擔心。

哈：（不耐煩）管什麼王法不王法：現在你得明白，金宋為叔侄之邦，你要守的不是你們宋朝的王法，而是咱們大金的王法呀！

王氏：（解圍）請哈大人不必動氣，一切自可從長計議。

秦檜：那末照貴國的意思究竟怎樣呢？

哈：照大金的王法，只要是反抗金邦的，一概格殺勿論。

秦檜：貴國的意思一定要我國把岳飛處死：

哈：呸，丞相也算是喝飽了墨汁的，怎麼到現在還不明白，如果岳飛不死，我們的和議不是又要有阻格了嗎？

王氏：相公，你讓我替你說吧！

哈：回太子說，不殺岳飛，休想議和！

王氏：（賄笑臉）哈大人未免有點性急，弄錯我們的意思。這次把岳飛召回京，早就有意把他處死，來維持邦交。哈大人，您想，我們利害相關，自己人一樣的親熱，那敢說謊話騙您呢：說穿了，不是回太子幫忙，這南朝宰相的位子還會讓我們會之做得這麼久嗎？

哈：到底夫人明白事理。（指秦檜）丞相雖屬男子漢，倒愧不如夫人了！

秦檜：（羞慚）是——是——是。

王氏：不過，有樁事要請求，不知哈大人肯不肯：

哈：說說看，夫人，您的事總好辦。

王氏：這倒不是我和會之的事，也是回太子的事呢。

哈：（莫明其妙）噢？

王氏：哈大人這次回國，請向回太子說明，如果我們還在位上，兩國的事自然無礙，只怕——

哈：只怕什麼？

王氏：（訴苦）哈大人您是不知道的，這裡上有百官，下至庶民，沒有一個附和會之的，他們說主和就是漢奸。所以，我們做官真難辦，時時感到不安於位。何況，自從康王南渡即位以來，一連換了許多宰相，我們的祿位不保是小事，如果日後宰相換了人，只怕回太子在南朝也少了一個知己。

哈：夫人的意思是讓咱們替你想個辦法：

王氏：這自然仰仗回太子和哈大人的鼎力哩。如今大金和南朝是叔姪之邦，只要叔父肯說一句話，姪兒那能不從？相公，是嗎？

秦檜：對極！……！我很願意為兩國的邦交奔走，只要——

哈：只要你的宰相飯碗別打碎。

秦檜：（笑）嘻嘻，哈大人明察秋毫。

哈：（恩東）咱回去稟明四太子，照辦就是。

秦檜：哈大人真不愧是全国朋遊之士。

哈：丞相，你也算得識時務之俊傑了。

王氏：將來和平之後，宋朝漢要依賴大金提攜，呢！

哈：自然尽力。

王氏：多謝盛情。

哈：閉諸少說。此地也不便久留，咱要趕緊回國報命。岳飛的事要你們在年底之前辦妥。一切仰仗丞相和夫人了。

秦檜：這個自然。以後我們兩國是同甘共苦同生共死了。

哈：哈哈！！

王氏：事情包在我們身上。

哈：秦丞相請！

秦檜：哈大人請！（同笑）

（哈迷蚩自原路下。秦檜王氏隨後恭送。）

秦檜：（邊走邊說）今天都虧夫人的手眼。

（王氏急丟眼色給秦檜，並作手勢讓他趕緊跟着伴送哈迷蚩出去。）

（舞台上空寂片時，然後硯童與吳兒潛上。）

吳兒：剛才這人來路不正，鬼鬼祟祟的不知說些什麼，你聽見嗎？

硯童：我倒偷偷聽見一句。（耳語）說吳：「不殺岳飛，你想

識和！」

與兒：（面露驚色）啊！

硯童：管他呢！不關我們事。

與兒：不能這樣說。岳元帥是忠臣，我們能讓他這樣受屈嗎？

硯童：你少管閑事吧。吃誰的糧，替誰做事。殺岳飛也好，不殺岳飛也好，反正我們吃了秦丞相的糧，就不能再替別人做事。人總該有個良心呀！

與兒：良心？我們要是听相爺去害忠臣，就是昧着良心。你看相爺跟夫人近來越來越走岔了路，不是玩樂歌舞，就是喝酒搵笑，簡直沒給國家大事放在心上。我雖然是秦府裡的奴才，可見是大宋的百姓，我們-----

（硯童窺見秦檜、王氏連袂自走廊來，連忙示意與兒。）

硯童：有人來了！

（秦檜、王氏上）

秦檜：你們在這裡做什麼？

硯童：（掩飾）奴才們在收拾屋子。

秦檜：剛才有說什麼沒有？

與兒：沒有。

秦檜：我听見你們說什麼「百姓」不「百姓」的。

與兒：（驚慌）哦，奴婢是說外面百姓對相爺人歌功頌德，

認為聖人再世呢！

秦檜：以後不許多嘴。听见嗎？

硯童：聽見！

王氏：府裡府外的事，關不着你們奴才，不用多理閒事。下去罷！

硯童：是！（走到門口）

秦檜：慢着。萬俟卨、元龜年二位老爺走沒走？

硯童：還在裡面呢。

秦檜：說我有請。

硯童：是。（與吳兒同下）

秦檜：萬俟卨、元龜年兩人一向詭計多端，平日在我門下奔走，謀些私事，我不曾阻他。如今着他兩人來商議這樁事，必然有個着落。

王氏：這兩塊料現在倒用得着呢。況且，萬俟卨和岳飛有舊仇，正好借刀殺人。

秦檜：還有，周三畏這人靠不住，我想另外找個心腹把這案子了結。

內聲：萬俟大人，元大人到！

（萬俟卨、元龜年上）

萬俟卨：參見相公，夫人。

秦檜：坐。

萬俟卨：相公呼喚下官，不知有什麼吩咐？

秦檜：剛才……（低聲）全國四太子又派人來，遞一封書信，並且當面提起岳飛的事。我想岳飛這事很棘手，弄得

不好，又要發生變化，你們都是我的親信，可有好主意？

萬俟：主意倒有。不過案子在大理寺辦，不由我們過問，總不好下手。

王氏：你們只管說來，我替你們作主就是。

秦檜：只要有好主意，案子就交給你們辦。

王氏：聽見沒有？

元：（面現得意色）多蒙相公和夫人賞識。

萬俟：如今海清河晏，灵芝甘露，天下承平，相公以聖德佐中興大業，真是中國一人，不過目下諸大將起身行伍，只知道利害而不識得道義，只怕死而不怕法，高官厚爵，子女玉帛，已經沒把相公放在眼裡，倘若再放縱他們下去，恐怕他們更沒什麼怕的了。

秦檜：這個我自有意見，但是周三畏這齣也不識抬舉，老夫教他審問岳飛，他竟然敢替岳飛申辯。如果你們……

萬俟：單取單有辦法把岳飛制得伏乞貼乞，定成死罪。

元：包岳飛不能活着走。

秦檜：什麼辦法？你們說看看。

（萬俟卨和元龜年分附秦檜左右耳語，面現媚態得意之色。）

秦檜：（得意的微笑）唔，有道理。

王氏：你們什麼事，瞞着我搗鬼？

萬俟：不敢有瞞夫人，這裡耳目衆多，恐怕走漏消息。

秦檜：來，我告訴你。（附王氏耳語）

王氏：（喜悅）哦，原來如此！

秦檜：周三畏，我本來不信任他，可是一時想去掉他也不容易，我現在就派你們到大理寺去會審。明是會審，暗是監視。一切務必依計而行。

萬俟卨：多謝相公提拔。

秦檜：元龜年，你在大理寺做評事，說話更方便些。明天審問的時候，且莫放鬆。事成之後，再保你升官。

元：謝相公。

秦檜：如果周三畏還是一意孤行，你們就指他袒護朝犯，勾結叛臣同黨，然後我才能把他押起來併案法辦。那時不但除掉一塊絆腳石。而且，萬俟卨，你也有望升為大理寺正卿了。

萬俟卨：（聞聲急拜）蒙相公如此器重，卑職生當粉身碎骨，圖報大恩大德。

王氏：不要圖個來世，就圖個今世罷！

元：卑職也有一個好主意。就是……（附秦檜耳語，秦頰頰頷首）

秦檜：（舉）唔，的確是好主意。

（與兒送黃柑出，恰巧看見他們鬼祟行為，急閃避門後窺听窺探。）

萬俟卨：卑職也還有一個萬全之策。就是……（亦附秦耳語）

……這豈不一網打盡！

秦檜：（大笑）好計策。……你們真是智多謀，不愧是老
夫的心腹。不過，他倘若不肯相認，那便怎麼好？

萬俟卨：卑職有兩樣新刑罰，不怕他不招。

秦檜：什麼新刑罰？

萬俟卨：叫做披麻問，剝皮拷。

王氏：披麻問？剝皮拷？

萬俟卨：唔。把麻揉得粉碎，再把魚膠熬得爛熟。去了拆飛的衣服，敷上一層魚膠，一層麻皮，又一層魚膠又一層麻皮，頁敷上六七層，再問他招與不招。若果招了，用滾湯揉軟揭去了爭。若是不招，叫差役扯下麻皮，扯一塊麻，去一塊肉。就是這個新刑罰。

（秦檜王氏含笑稱善）

王氏：剛才說的王貴和王俊兩人，靠得住嗎？

萬俟卨：王貴被岳飛打過單棍，懷恨在心，王俊裨弑王鵬舉，專門放刁告狀，也被張憲責打過。祇須花些小錢收買，就能吓我們使喚。那時叫他割出來敬贖人，我們就藉口岳飛部下自己告的齊，罪案不是坐實了嗎？

秦檜：（大笑）哈……好，你們趕緊去办吧！

萬俟卨：相公和夫人放心，這事只在卑職們身上就是了。告辭！

（樊元龜年下）

王氏：（走到廊下）哦，相公請看，下雪了。

秦檜：唔，好雪！夫人看北高峯上已經白皚皚的了，連西湖也
 泛上一片銀光。真是：「飄雪瑞雪下山川。」我今天好
 高興呀！

王氏：瑞雪必有佳兆，這是相公的鴻運來了。

秦檜：（躊躇滿志）唔々。我倒有點冷起來了。

王氏：我倒快進去喝兩盅酒。一來是暖和身體，二來也是替相
 公慶賀鴻運。

秦檜：好。（與王氏同下）

（與兒躡步入，將一筐黃柑放在桌上，偶然發現太師
 椅角落蠟書。）

與兒：（讀蠟書）啊！會有這種事？——原來傳說相爺私通
 金邦，一点也不假，連證據都在這兒。——他們方才
 與、崇、此在商議，是設計陷害岳元帥的性命。岳元帥
 是大宋的忠臣，我怎能見死不救呢？——哎，我一個
 弱女子，手無寸鐵，能有什麼辦法？——（望視相筐
 內的匕首）有了！這把刀，也許就是我的辦法。（驚慌
 的用目回顧）

（忽然走廊上發現步履聲。與兒持刀閃入椅後。）

（秦檜慌張入殿閣，尋找蠟書。）

秦檜：噫！情呢？——（思索）方才我看與信，摺好，放在
 ………是怕，是在太師椅上呀。怎麼？……

（與兒從椅背一躍而出，持刀刺秦。秦驚，反步外奔，

被兀秤倒。與兒退下。秦起身繞椅走。與兒奮刀刺秦咽喉。刀從髮際過，相劍落地。）

秦檜：（驚呼）來人！……！刺客！

（與兒正拔步往外逃，適遇兩衛士自門外迎面撲來，被退。王氏亦自內堂上。）

王氏：什麼事？

秦檜：（驚魂未定）刺客！——她——與兒！

王氏：啊？與兒，你好大胆？（轉向秦）相公，你受傷沒有？

秦檜：還好。刀子從我頭髮上擦過，僅把紗帽搥掉了。

王氏：死了頭，我從小把你養大，十幾年一直當你做心腹看待，哪兒虧待過你一點。你今竟敢這樣無法無天，行刺相爺。你還有良心嗎？

與兒：（從容地）良心？大宋哪兒虧待過你們？你們却私通金邦，殺害忠良。你們的良心呢？

王氏：好利嘴！來人，把這死了頭推出去草了！

秦檜：慢來！這裡面恐怕有人指使。殺了屍，反正滅了口？

王氏：對的。（頓）送到大理寺嚴辦！

衛士甲乙：是！

（兩衛士押與兒下。與兒边走边罵。）

（秦檜走到桌旁，手取柑一枚，思索地以指甲刷着柑皮）

王氏：相公，你在想什麼？

秦檜：我在想，為什麼天下反對我的人會這樣多？一個女孩子，

連一個小女年乾的女孩子，她也不怕死。

王氏：事不貲遲了。相公，要知道：「縛虎容易縱虎難」。我們要先下手為強呀！

秦檜：對。先下手為強！（握緊拳頭，捏碎了黃柑）

—— 幕 下 ——

第三幕

人物：兇隸甲、乙，兇隸班頭，萬侯高，元龜年，吳兜，
周三畏，岳飛，王俊，羣眾若干人，

三天之後。

大理寺公堂。

舞台右端是一張公案，案校正中一張太師椅，案右另設會審官二椅。再後便是一扇「海潮湧日」的屏風。極右端的一角被幔子遮着，審官從此出入。正面有一列木架，樹立「肅靜」「迴避」等字樣虎頭牌。台左端是一排木柵，缺口處是兇隸和犯人們的上下場所在。

幕啟時，公堂上祇有兇隸二人兩端侍立，屹然不動。一會吳，裡面傳出：「升堂！」的呼喊。於是，萬侯高、元龜年和一個兇隸班頭自幔內徐々進場。萬侯高先入座，元龜年跟着在旁邊一張椅上坐下，班頭站在案旁伺候着。

萬侯：（得意洋洋）老弟，今天大理寺開堂，周三畏要我們先來預審犯人，想必他是看風轉舵，能識時務。哈々，如今可是我惘惘的天下啦！

元：（附和着）嘿々，誰料到岳飛也會在我們面前低頭。這全是相爺的神威。

萬侯：想岳飛那廝，不識時務，我前些時鮮糧到邊陲去，略運了些，被他嚴詞拷問不算，竟換了四十軍棍。如今他也

碰在我手裡來，可沒客氣的，連本帶利算定一個清楚。

元：這叫着天網恢恢，報交循環。不過……（低聲附萬俟耳語）

萬俟：祇要升官發財，也顧不得許多了！（忽然覺察身在公堂，耳目衆多，知道有些得意忘形失態之處，連忙板起面孔，咳嗽一聲。）呃，刑具都已經安排好了嗎？

班頭：早已整備多時哩。

萬俟：（翻開案上文書）前天相府出了亂子，奴婢犯主，本當不待審問就地處決，祇是相爺恐怕案內另有別情，交下大理寺一併審問。現在該先提審與兒的案子啦？

元：當然。我看看與兒必然是岳飛的黨羽，非嚴刑拷問不可。

萬俟：那末，就提與兒到堂吧。

元：是。（吩咐班頭）提與兒！

班頭：（傳呼）提與兒！

（見隸甲下場，提與兒上。與兒蓬頭垢臉，形容枯槁，手足被鍊拷鎖着。）

班頭：（吆喝）跪下！

與兒：（不理）……

班頭：叫你跪下，咋見嗎？

與兒：你們是什麼東西？配這樣神氣活現的？

班頭：好利嘴？讓你嘗嘗甜頭。（舉棍要打）怕不怕？

與兒：怕你們這班狗奴才，我也沒膽量行刺了。

萬侯：大膽！竟敢在本官面前撒野。打！

（班頭舉棍打與兒，與兒被打，仆地。）

元：慢着。我看這小妮子受不起苦刑，要是打回去老家，連口供也沒了，還是慢慢的來吧。大人，您說是嗎？

萬侯：算了。不跪就讓她站着。（對與兒）你是叫與兒嗎？

與兒：知道了請問什麼？

元：這是官府，有問什麼的，你得答什麼，不許倔強。

萬侯：你在相府當丫環，是嗎？

與兒：是的，我以前是伺候秦府的。

萬侯：你伺候相爺夫婦有多少年了？

與兒：快整十年了。

萬侯：相爺待你怎麼樣？

與兒：很好。

萬侯：那末，你為什麼竟敢行刺相爺？你這忘恩負義沒良心的奴才！

與兒：（坦然地）倒不是為了他待我好不好，而是為了他待國家好不好。

萬侯：他待國家好不好，這不關你們奴婢的事。

與兒：國家的事人人有份。我雖然不讀書，却也明白這個道理。不像你們這般自命讀過書的人，把國家賣了，還有一套欺人自欺的大道理。

萬俟：呃……胡說！

元：你自己說跟賈相爺也有十年光景，從前相爺在金邦受苦，把你帶在身邊，如同自己人一般看待。這幾年來，有那一點差錯？你怎麼恩將仇報，一點良心也沒有？

吳兒：良心？你以為拍馬屁的人就算有良心嗎？

（元龜年語塞，大窘。）

吳兒：從前在金邦的時候，我還以為相爺是至死不屈，頂天立地的堂堂男子漢，就死心塌地的跟隨他，受罪受苦，也沒訴半點怨。自從他回到大宋，我才知道他像你們一樣，只貪圖功名富貴，為了個人的升官發財，不惜陷害好人，私通鞑子。這還算是人嗎？我從前總算瞎了眼，錯看了人。

萬俟：住口！少廢話，我問你，你是誰的同黨？

吳兒：同黨？我有什麼同黨！

萬俟：你知道這次岳飛陰謀造反，被押在京裡。是不是他派你行刺相爺的？直說！

吳兒：岳飛？我根本不認識岳飛不岳飛。我只知道姓秦的是奸臣，所以殺他。這種賣國奸賊是誰都能殺他的，還要什麼同黨不同黨的。如果你們一定要知道誰是我的同黨，那末我便告訴你們：凡是大宋不願屈服的百姓都是我的同黨，凡是大宋不願屈服的百姓都要殺他。

元：胡說也道！

萬俟：（勃然大怒）寧嘴！

（元龜年忘其所以的奔下來要掌與兒的頰，被與兒冷不提防的揪住衣襟，粉帽落地。兇隸們一起上前攔住與兒。元龜年才憤憤地走上公案。）

萬俟：老弟，委屈了你，其實你也未免太……那個了。

元：總算我晦氣。（整冠）

（兇隸們還在和與兒糾纏着）

與兒：少動手！

萬俟：割了這丫頭的舌頭，免得她多囉嗦。

（兇隸們用匕首割與兒舌，鮮血淋漓。）

與兒：你們不要以為割了我的舌頭，就會不說話。你們難道割得完天下人的舌頭，也堵住他們不開口嗎？

元：（揮手）帶下去！

與兒：只要我有一口氣，我還是會說的。你們這班……（邊說邊被強推下場）

元：想不到這小娘子依然這般倔強，一點口供也不露。等會怎麼交代？

萬俟：真是毫無辦法！

（內聲傳呼：「周大人升堂！」萬俟嵩和元龜年顧現慌張之態，整理衣冠，預備迎接）

萬俟：這老兒居然敢來？

元：可真掃興。

(萬俟卨和元龜年獻了公茶，正擬出迎周三畏，周怡已升堂，手捧聖旨，伏案前，桌下跪請拜。)

眾：(跪)萬歲，萬歲！(起)

三畏：(坐定)二位大人請坐。

(萬俟卨和元龜年就旁座坐下)

三畏：備勞二位大人會審，犯人的口供怎麼樣？

萬俟：方才只提問過吳吳，還不曾有口供下來。

三畏：不曾有口供下來？

萬俟：(微窘)他不肯招認！

三畏：犯人竟一点也不說什麼嗎？

元：說是說了些，不過不大像話。

萬俟：犯人竟敢當堂發罵，目無法紀。

三畏：哦？(翻閱卷宗，握着硃筆，若有所思)現在該提審犯官兵飛了？

萬俟元：周大人明斷。

三畏：岳飛可曾到案？

班頭：已經帶到了。

三畏：帶岳飛到案回話。

(萬俟卨、元龜年反選眼色，面有喜色。)

班頭：帶岳飛上堂！

(內場應聲：「帶岳飛上堂！」)

(皂隸擡岳飛上。岳飛雖身被重刑，衣衫破舊，但仍坦

蕩々若無其事，邁步登堂，向中堂聖旨下跪朝拜。）

岳飛：把臣岳飛朝見陛下，萬歲，萬々歲：

三畏：站起來回話。

岳飛：死臣有罪在身，只求大人從公審斷。

三畏：那是自然，請過王命。（收聖旨）岳飛，有人投書告你，按兵不動，運糧草，私通金邦。這是不是真情，你從實招來。

岳飛：岳飛奉命北伐，大小屢二百餘戰，破金兵百萬雄師。四方忠義豪傑，望風來歸。正想恢復舊京，早定中原，忽然連奉聖旨，十二道金牌，把我召回。怎麼說我按兵不動，私通金邦呢？

三畏：那末尅扣單糧是有的了？

岳飛：朱仙鎮上有十三座大營，三十多萬人馬，隨時可以稽查。

三畏：依和部下人馬駐紮朱仙鎮的時候，朝廷豈召各路兵馬回師。各路招討使都已輕先後領兵回鎮，獨有你不肯班師。前後一十二道金牌召你，你竟蕩々而行。是不是心懷異志呢？

（萬俊兩，元龜年得意地點頭互笑。）

岳飛：岳飛一生立志恢復中原，迎過二聖，用力十年，方才迎殺金人到朱仙鎮，離東京只剩四十五里。那時，金兀朮望風而逃。兩河豪傑父老，頭頂香盤，單食壺漿，來迎接王師。只要朝廷寬我幾天限期，必能克復舊京；然後

進取燕雲，直抵黃龍，報國仇於萬一。這是岳飛平生的大願。有什麼異志？

萬俟卨：不如把策應淮西，不肯提兵東下，抗命的事問他。周大人高見如何？

三畏：（領首）唔。淮西一仗，金兀朮集重兵來攻，一班大將像張俊韓世忠他們都奮力抗敵。據報，你竟提兵不動，坐觀成敗。直等到皇上親自傳諭，你才移兵三十里，聊以應命。這是什麼緣故？

岳飛：金兀朮來犯淮西之時，岳飛正屯兵鄂州，一聞警報，即刻上疏請纒。怎說是提兵不動，坐觀成敗？況且備糧在前，上諭在後，豈可顛倒事實？至於說岳飛僅移兵三十里而止。試問從鄂州到濠州，豈有更樣短的路程？各位大人身居重臣，豈有連國家與地方志都不明白的道理！

三畏：（領首表示贊可）-----

萬俟卨：（應允）唔-----

元：周大人，卑職以為日說無憑，這件事還是等待取到上諭再來作護吧。

三畏：也好。（繼續翻閱卷宗）二位大人還有什麼要問的沒有？
（元龜年與萬俟卨互作眉語）

萬俟卨：這裡還有一樁案件。據報，岳飛提兵淮上的時候，竟敢公然向部下宣揚，說山陽地方不能死守，來沒喪士氣，動搖民心。查岳飛身居大將，怎說出這種話？顯然是私

通金邦，散佈謠言。不知道岳飛還有什麼可辯的？

三畏：（對岳）你有什麼辯白？

岳飛：請問說我臣要放棄山陽的人是誰？

萬俟：（查卷）當今樞密使張俊。

岳飛：張俊從前想瓜分韓世忠的人馬，被我阻攔。後來走到楚州，他要修建城池來防守。我說這時我們為將的應當共同戮力恢復中原，如果只圖修城築堡，何以激勵將士？張俊心裡很不高興；回京之後就到處說岳飛要放棄山陽。這明明是自己怕敵人，希圖苟安，反而挾嫌誣害。

三畏：照你說，這事又是沒有的了？

岳飛：岳飛素來主張抗禦金人，直搗黃龍，只有進攻沒有退守，只有恢復失土，沒有放棄陣地。豈會前後自己矛盾，出爾反爾？

三畏：將軍你要放明白。事到如今，你還是招的好。

岳飛：並非岳飛故意為難大人。祇有皇天后土，可表我心！

萬俟：時辰不早，就周大人判決了罷。

三畏：沒有證據，怎麼判斷？

萬俟：這種事莫須有證據。

三畏：「莫須有」三個字何以服天下人？

萬俟：（語塞）這個-----

元：莫須有就莫須有，周大人何必固執呢？

三畏：好，且帶了下去。讓我奏明了聖上，再來審問。

(見隸押岳飛下)

三畏：洪堂：(欲下)

萬俟：慢着，周大人這便算審完了嗎？

三畏：剛才審問的情形，二位是親眼看見的。

萬俟：這種大案子要不動大刑，他怎麼肯相認？

三畏：岳飛的身份是朝中大將，不能同審問山梁盜賊一樣用刑法來逼供？

萬俟：如果不動大刑，我怕他不會相認。

三畏：朝廷的法度貴在公平。可招的自然招，可認的自然認。怎麼可以無故曲斷是非？

萬俟：照周大人判斷，岳飛既不相認，那就無罪了？

三畏：三畏祇知道守法，一切秉公辦理，其餘的概不過問。

萬俟：但是，這是周大人的責任所在呀！

三畏：這樣的責任也就太重了，我周三畏實在擔當不起。

萬俟：要知道這樣的責任還不算大。審不清，問不明，反護違法，偏袒犯官，你的責任就太大了！

三畏：(憤怒)三畏掌理法台，是奉了聖旨欽命，又不曾鑽營媚竈，二位大人不過是奉了相爺的命令一同來會審，既要越權干涉，這大理寺正卿，我也不想忝極，就請你們來接印罷！(下位)

萬俟：你敢乘涼相爺！嘿，看你真是做官做得不耐煩哩！

三畏：我早就有意辭冠而去。這種隨好附惡毫無心肝的勾當，

天理豈能相容？

萬俟卨：鄙人身居諫議大夫，也是朝廷的言官。你怎麼敢辱罵本官？

元：（排解）萬俟大人不必和他爭論，待我們轉去回稟相爺就是。

三畏：（氣極）真是狗仗人勢！（拂袖而去）

萬俟卨：（望着他的去路）這傢伙真不識抬舉！

元：周三畏既然走了，我們正好告他一個乘隙潛逃。

萬俟卨：那末，今天這案子就這樣了結嗎？

元：他既不幹，我們來幹！有相爺在上頭做靠山，難道還怕誰？

萬俟卨：對！

元：大人請高升。

萬俟卨：你也升座吧。（上坐）

元：（小人得志）嘿……

（萬俟卨高升正座，元竟半也傍萬俟而坐。）

萬俟卨：帶過岳飛！

班頭：帶岳飛！

（兒隸帶岳飛上，岳飛見萬俟等不與為禮。）

萬俟卨：岳飛，你看如今這大理寺是誰的天下？你知道，入公門鞠躬如也。我奉朝命審問你，你怎麼不下跪？

岳飛：我有功於社稷，無罪於朝廷。你們小人得志，沐猴而冠，居然也擺起威風！

萬俟卨：呸，我看不動大刑，你是不懂得本官的厲害。（吆喝）

來人，將岳飛拉下去重々的打！

（皂隸扯岳飛下場。幕內聽見棒打聲音。）

萬俟卨：帶上來！

（皂隸們連推帶扯的扶岳飛上。岳飛受刑後，血流遍體，面色灰白。特走到案前，即不支仆地。）

萬俟卨：怎麼樣？可以招了罷？要不然，吃苦還在後頭呢。

（岳飛受刑暈厥，神志已失，伏地不能動。）

萬俟卨：啊？他死過去了！來人！

班頭：喳！

萬俟卨：用滾水把他噴醒。

（皂隸取冷水噴岳飛，岳漸甦醒。）

元：好啦，醒過來了。

萬俟卨：（吩咐皂隸）把他扶起來，好讓回話。

皂隸：喳！

（二皂隸左右扶持岳飛，岳神志漸蘇。）

萬俟卨：剛才周三畏問你，你總不招認。你要對本官再圖狡辯，本官可不客氣了。（翻查文卷）有人密告，說你想恢復兵權，陰謀叛亂。這是不是不吳實情？

岳飛：有什麼證據？

萬俟卨：證據？這裡有告你的狀子，說你的部下張憲和你的兒子岳雲，都是同謀，有你和張憲的書信為證。你胆敢叫他

盡申警報，扶助朝廷，恢復你的兵權。還有兵要給張
憲的信，也要他想辦法幫忙。

岳飛：會有這種事？那末，請取過書信來，當堂檢驗。

萬俟卨：這……書信當然是有的。不過因為兵要張憲畏罪，當
時已經焚燒了當。所以……

岳飛：（笑）書信既已焚燒了當，變成什麼證據？

萬俟卨：自然還有人證在此。

岳飛：還有人証？誰？

萬俟卨：你的部下前軍副統制王俊。

岳飛：王俊？

萬俟卨：是，王俊，你想見他麼？

岳飛：這不會的。我倒要見他。

萬俟卨：公堂之上是不許你們私議的。現在你且下去，待問明了
王俊，再傳你對質。

岳飛：我要當面對質。

萬俟卨：那不行！你且站在後堂听着好了，下去！

（兒隸帶岳飛自屏風後下）

萬俟卨：傳王俊上堂！

（王俊上）

萬俟卨：（閱文卷）王俊，你狀子上說明，八月二十二夜裡二更
時分，張憲差叔孺兜慶童來請你去說話。你到了張太尉
衙門，在蓮花池東面亭子裡邊遇見張憲。那時張憲和你

說些什麼？

王俊：（机警的）張太尉說：「岳元帥那裡有人來，教我殺法救他。」

葛侯：你怎麼說？

王俊：我就問：「如何救法呢？」張太尉說：「祇要我那兒人馬一動，便能殺了元帥。」我問：「怎麼的動法呢？」張太尉講：「我把人馬一齊移在襄陽府不動，只在那裡駐劄；朝廷曉得之後，必定教岳元帥帶兵來彈壓招徠的。」

葛侯：你當時借和他的辦法嗎？

王俊：沒有。我說：「如若太尉動了人馬，朝廷必疑惑岳元帥暗中指使，罪名越發大了。」

葛侯：張憲听從了你的話嗎？

王俊：他說：「你理會不得。如朝廷使岳元帥回來，豈不是我已經救了他。」我回他：「如果這計策不成，朝廷反派兵來勦辦，鞭子探知以後，又來夾攻。那時腹背受敵，怎生處置！」

葛侯：怎生處置呢？

王俊：張太尉冷笑着說：「我別有道理。待我兵馬剛一發動時，便差人送信給全邦，教他們打發人馬助我。」我們計議既定，談到三更時分，方才回家。

葛侯：好。你所供認的全都是實話，沒有反悔麼？

王俊：都是吳祐，並無反悔。

萬俟：來畫押。

（王俊畫押）

萬俟：帶岳飛！

（見隸帶岳飛自屏風後上）

萬俟：（得意）哈，你聽見了吧？

岳飛：（憤恨）王俊，你這無恥的奴才！我平常也沒虧待你。你怎麼這樣喪心病狂，顛倒是非？

王俊：（驚訝）啊，元帥！這不是我自願的……是他們一定教我這樣說的。

元：住口！

萬俟：岳飛，你看人證都在這兒，還有什麼抵賴的？

王俊：（懼怕而羞慚的搶着說）不，這……是他們教我杜撰，出來假作證人的：元帥，我不知道您也在——

萬俟：（拍驚堂木）呸。王俊，你要放明白點呀！

元：公堂上說話要小心。你不能……翻……供呀！

王俊：（屈服）我……不……敢。你們饒了我吧！我不說了！（向岳）元帥……您也饒了我罷……

岳飛：這是王俊撒謊！王鵬舉一句胡做非為，為人不齒。張太尉從不重視他。即使果有謀反的意思，豈會和他推心置腹，談論機密？這明是你們故意用卑鄙的手段陷害，好借刀殺人！

萬侯：（拍驚堂木）你胆敢冒犯本官！把岳飛夾起來！

（兒隸們用木夾夾岳飛，岳飛忍痛倒地。）

萬侯：你再不招，我就要上剝皮拷，不怕你不承招了。（吆喝

）行麻皮魚膠過來！

（兒隸們鬆岳飛夾，剝岳飛皮，背露藍漉「尽忠報國」
回大字。）

（衙外民衆鼓嘈聲）

萬侯元俊：
王俊：（一驚）「尽忠報國」

（鼓嘈聲如雷轟）

萬侯：什麼事？

班頭：啟稟大人，是臨安一班無法無天的百姓在衙外鼓嘈。

萬侯：都是一群亂鬼，把他們統統押起來！

班頭：是。（揮手着兒隸四人出）

萬侯：來，，，把熬膠灌在他身上。

（兒隸們將滾熱的魚膠灌在岳飛身上，岳負創掙扎）

萬侯：扯下去！

（兒隸帶岳飛下）

王俊：元帥！（驚慌失措，昏迷仆地）

萬侯：（向內）扯！

（內扯皮肉聲，岳飛嘶叫，不成人聲。）

萬侯：帶上來！

(岳飛被帶上時，頭髮披散，皮開肉綻，鮮血逆流。)

班頭：稟告大人，岳飛受刑不住，已經暈絕過去了，

萬候：涼水！

班頭：喳！

(民衆鼓嘈益甚，幾衝入公堂，皂隸抵擋不住，以鞭棍
向人群抽打。)

萬候：(站起)你們敢亂上作亂嗎？

群衆：我們要求釋放岳元帥！

群衆：釋放岳元帥！岳元帥是忠臣！

萬候：住口，閃出去！

(皂隸齊閃群衆出衙，人聲鼎沸。)

群衆：打：々！

(岳飛被冷水噴醒，痛極，伏地顫動)

萬候：岳飛，你招不招？

元：招了吧。

岳飛：(椎心泣血，聲如洪鐘)「天日昭々！々々々々」

王俊：(痛哭，悔恨)元帥！

萬候：(冷笑)嘿「天日昭々！々々々々」要有天日，我倒也
活不了啦！

元：(俯首愧怍于心).....

岳飛：(狂笑)哈，々，々，々！

王俊：(哭)元帥！天日到那兒去了？

(群眾鼓嘈，報以婦獨啼哭，共覓藤鞭打斥罵聲)

——幕 下——

第四幕

人物：岳飛、岳雲、隗順、張憲、刀俟高、元龜年、蔡卒甲、乙、硯童、張保、銀瓶娘、吳兒。

紹興十一年臘月的除夜。

這是仁和縣西大理寺獄的號子。一邊是土坑，一邊是一張破蓋的桌子，和竹椅，從半側面的柵欄外望見一堵高牆，牆上攀着枯萎的爬牆虎，牆頭還可以窺見一片幽黯無星的夜空，這時夜闌了，正降着鵝毛大雪，一片銀光反射進黯淡的號子裡。

幕啟時：岳飛身帶鍊銬，寂寞地靜坐着，秉燭觀書，牆外鑼鼓喧天，鞭炮之聲與街上行人歡笑之聲交織，更顯得獄中景况淒涼。一會兒他起立挑燈，火花爆發，牆外送來一片嘻笑之聲。岳搖頭歎氣，屢欲廢書輟止。

岳飛：一年過得真容易，轉眼間又是除夕了。想起從前東京沒有失陷的時候，我們是何等的高興。當時滿街是迎春的簫鼓，一直鬧到玉漏聲殘，鷓鴣報曉的當兒。那真是普天同慶，萬民歡騰的佳節。如今東京失陷，計起來也有十六年了。大宋的天下亦只剩下這半壁河山，僅僅落得個偏安的小朝廷，而那些入還是這般歌舞昇平，醉生夢死。真是一場夢，夢！

(岳雲潛入)

岳飛：(驚訝)誰？(頓)哦，是你。這樣夜還過來？

岳雲：父親你還不睡嗎？天這樣冷，外面又下着大雪，你的身子自從那次大審受了刑，就一直沒復元，當心凍着又要病倒，還是靜心安息安息吧！

岳飛：(默然不語)-----

岳雲：(看見桌上的書卷)夜深了，父親還在看書？(走近，俯起書卷)春秋左傳？

岳飛：孩兒你應該知道，為父從小就好讀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常々整夜不睡，有時窮得連腊燭都買不起，只好靠檢柴糊口。現在被囚在天牢裡，沒可消遣的，有這一支殘腊，正好靜心看看書。

岳雲：可是父親也不要忘了保重身體要緊，孩兒在這裡不能躬親侍奉，實在罪孽深重。

岳飛：(嗟嘆)眼看着國破家亡，不能挽救，眼看着狼烟四起，不能掃滅；男兒生不能報國，留得這軀壳又有什麼用！

岳雲：父親，你怎麼又平白地勾起傷心的往事？

岳飛：唉！這冤枉事自有天知道！(仰天長嘆)想不到一個人，立下多大汗馬功勞，到如今祇落得披枷帶鎖，至於那些赤手空拳的人，就更不堪設想了。

岳雲：咋說，就是韓世忠元帥也被召回臨安，罷了官職；如今閉門謝客，絕口不談兵事，時常換了青衣小帽，跨着一

匹驢，帶一壺酒，在西湖邊徜徉閑散呢。

岳飛：當初一班立國安邦的忠良將，到如今打入了天羅地網，都風流雲散了！功名！富貴！（苦笑）三十九年了，真像是一刹那的事！（仰觀夜空，雪花片々飄零）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一切都像這雪花，飛散了，溶化了。（頓）雲霓，我一個人的禍福，本不要緊，恐怕大宋的江山就要毀滅了。

岳雲：剛才茶頭偷來的告訴孩兒，秦檜又在向金邦求和了。

岳飛：和！和！和！從建交元年起，就不斷的派使臣去議和了。可是到了又怎樣呢？假使金邦真有心和的話，早不待現在還嚷着和哩！從前李綱宰相說過：「今日之事，祇有枕戈嘗胆，內裡修明政治才能外攘強敵，那末三帝不待迎接亦會自己回來了，不然，雖是冠蓋相望，卑詞厚禮，也是罔然。」想起這話真對，可惜李相公死後，敢在皇上面前說話的人也少了。（轉念）孩兒，你咋說這次的議和又怎樣說的？

岳雲：據說，秦檜保存魏良臣做稟議使，和金人議定了三項條款。第一，重劃疆界，以淮水中流為兩國國界，割唐鄆二州和陝西的一部。第二，每年要向金邦進貢銀子二十五萬兩，絹綢二十五萬匹。第三-----

岳飛：第三，又怎樣？

岳雲：這第三，真使我們太難堪了，咋說皇上也居然接受了。

就是：要我們向金邦稱藩，世々子孫護守臣節，在大金國皇帝生辰和每年正旦的時候，遣派使臣去道賀叩安。這不簡直等於亡了朝代嗎？

（岳飛怒目裂眦，舉拳重真泉，桌上粥碗被震落地破碎。）

（岳雲看見父親震怒便不往下說了，低着頭拾起地上的碗片。）

岳雲：（手裡捧着碎碗）我替父親去熱碗粥來吧？前些日子隗順隗獄官送來的糯豆粥，還剩下小半鍋呢。

岳飛：（回首）孩兒你自管去用吧。

岳雲：父親請少待一会，孩兒熱了粥就來。（下）

（岳飛獨自徘徊踟躕，少停，憑欄仰首望天，慷慨悲歌。）

岳飛：（歌）昨夜寒蛩不住鳴，

驚回千里夢，

已三更。

起來獨自遠階行，

人悄悄。

簾外月籠明，

白首為功名，

蘆山松竹老，

阻歸程，

欲將心事付瑤琴，

知音少。

絃斷有誰听？

（獄官隗順聞声自内喝止）

隗順：（在内）誰？這樣深更半夜，還在鷓鴣子狗叫的曠曠！

（出）我當是誰，原來是岳元帥！你還不安息嗎？

（外面鑼鼓爆竹之声又作）

岳飛：你不听外面這樣吵鬧，怎玄合得上眼？

隗順：是的，今晚是大除夕，家家戶戶都在忙着守歲，我剛喝完屠蘇酒出來，一路上真熱鬧，紫禁城裡的伶工們，穿着繡花雜色衣裳，戴上鬼臉，有的扮成六丁六甲神兵神將，有的扮成妖精鬼怪，從官裡一路吹吹打打的走出東華門，直走到龍池灣才散。听说這套把戲為的是降魔驅邪呢。

岳飛：（冷笑）好熱鬧的臨安！降魔驅邪！真正的魔邪不用遠處找，就在眼前，像秦檜這樣的妖孽，留在朝裡難道不是活妖魔！

隗順：（急止之）岳元帥說話可要慎重！這裡是牆有風，壁有耳，傳出去可又惹禍。

岳飛：事到如今，也沒有什麼可說的！我已經是虎入籠牢，听憑秦檜把我怎玄办吧！

隗順：不過，事情也不能這樣講。秦丞相雖然一心想陷害元帥，可是這案子審了兩個月，過堂也過了十幾次，總找不出什麼証据；况且朝裡朝外沒有不說你冤枉的。據我看，

等事情弄明白，元帥也有重見天日的一天。

岳飛：他連皇上都敢蒙蔽，難道還懼怕什麼嗎？

隗順：這年頭，肯說話的人越發少了。除了薛仁輔，李君模、何彥猷三位大人和宗正趙大人，還敢替元帥打抱不平之外，幾個月來，到監裡探望元帥的，連一個人影也不見。他們生怕把事拉到自己頭上，害了前程。倒是有個不怕死的老百姓劉允升，有胆量，有義氣。咳，人心真是勢利，世態真是炎涼呵！

岳飛：（默然）-----

隗順：我們的黃龍府也不知到哪一天才能克復？

岳飛：祇要人心不死，我們總有一天會打到黃龍府，直搗賊寨，把大宋的神威重樹在白山黑水之間的。

（岳雲捧粥入，張憲隨入。）

岳雲：父親，粥熱好哩。

隗順：吓，少將軍和張將軍也來哩。

張憲：獄官，還未睡嗎？

（外面仍蓋有稀落的幾聲鑼鼓爆竹，岳雲把粥放在岳飛桌上。）

岳飛：（揮手）張憲，我們身陷天牢，你別多禮了。

（岳雲持粥碗放在柵欄旁邊，一面說話。）

岳雲：今晚上我們在這裡守歲，倒想起當年東京的情形。要不是那班奸臣誤國，秦檜主和，如今我們怕還在家鄉快活。

活々地過年呢。

隗順：（喟感）唉，那時候，我還年輕輕々的，一家五日過的舒々服々の太平日子，不幸在金兵破城那天，我的老娘在逃難的時候，被亂兵誅死，老婆給韃子兵擄去，連我兩個孩子也跟着不知下落，如今隔了一十六載，我的頭髮也快白了。（懺然）不知那天才能回到家鄉！（激動）從前有張邦昌、蔡京、童貫這些禍害，現在却又出了這位秦丞相！

岳飛：（默然）-----

隗順：去年我听说岳元帅打到朱仙鎮，我快活得連眼淚都淌出來，可是，高興的事總不會長久！

（遠々監內有鞭笞辱罵的聲音與女人呼喊的慘叫）

男聲：（粗暴地）你招不招？打死你這賊丫頭！

女聲：我抵死也不服你們！你們這班賣國的奸黨！

（鞭笞聲更重）

女聲：（慘呼）呀——

男聲：不招？再重々的打！

岳飛：（驚異）為什麼深更半夜還在監裡打人？

隗順：說也可憐，這是相府裡使喚的丫頭名叫與兒的，犯了案子也被打進天牢。相府天々派人來調口供，這孩子倔強，死也不肯露出口風。

岳飛：一個弱質女子，怎受得起這種苦刑？犯什麼大罪兒，要

抓進大理寺審問呢？

隗順：（寬心中有難言之隱）元帥還是不必過問的好，只不過是抵撞了秦丞相。

張憲：與兒是秦檜妻子王氏心腹丫頭，怎麼如今也會和他們翻了臉呢？

隗順：（不便解說）時候不早，元帥和兩位將軍早點安息吧。
（禁子報：「查監哩！查監哩！」隗順面現驚慌失措。）

隗順：哎呀！查監了！兩位將軍快些回號子去！

（岳雲張憲快步退出。隗順急忙鎖上監門出。）

（廊上一片囉哩吶喝聲，接着是雜亂的鐵索鏗鏘聲和監門闔閉上鎖的响声，幾分鐘後，整個的甯靜，祇聽見自遠而近的足步聲。）

兀侯聲：岳飛在嗎？

隗聲：在！

（這時兀侯高和元龜年已經走近柵欄前，止步厲聲吶喝。後面隨着禁卒數名。）

兀侯：開開！

隗順：是！（開監門鎖）

（兀侯高、元龜年等入）

兀侯：（惶赫地）帶岳雲張憲！

隗順：（傳語）帶岳雲張憲！

禁甲：（高聲）遵命！

(岳雲張憲披枷帶鎖押上)

兀侯：案子審問將近有兩個月，你們還是不招。周三畏也為你們丟了官，你們以為拖下去，罪就可以免了嗎？（冷笑）好！看你們有多大能耐！

元：我看你們可憐，還是自己招了，省得又動大刑，教皮肉吃苦。

(岳飛父子與張憲均屹立不語)

兀侯：（與案）人家話你們岳家父子是英雄好漢呢，好漢做事一人當，你們就該爽々快々實招了，何必裝聾作啞，不言不語呢？

(岳、張仍默不作聲)

元：我來問你們，上次提堂，你們吃的苦還不夠嗎？人總應該自己放明白些。英雄好漢做事更應該光明磊落。（稍停）我看你們一點也不配稱做英雄好漢。（又停）哎，怎麼啦？你們看秦丞相做人多麼光明磊落，真是一位男子漢大丈夫！你們呢！（鄙夷狀）連一個小僧都不如！

(岳、張均不屑置理，昂立不動。)

兀侯：（怒，拍桌）大刑伺候！賤骨頭！好歹都不識！

元：（諂媚狀）大人請不必動怒，這事兜交卑職來辦。（假意的）好，我們坐下來談吧。（呼喝）來人！

禁卒：有！

元：（命令）把他們的枷鎖卸下來！

岳飛：行開！

（禁卒動手卸枷鎖，岳父子及張均拒之。）

張憲：你們這班狗才，不必虛情假意，我們已經進了你們的陶窰，要殺就殺。要副就副，多問些什麼！

万俟：（怒目）呵！

元：（攔阻之）大人，你請息怒！（轉向張）哦，你到底說了話呀！（對岳飛）好，我來問你。上次提堂問你為什麼私通金邦，按兵不動；又教部下虛申探報，扶制朝廷，預備謀反等事，你都不承認。現在已經差人上鄂州你的家裡，取來皇上前後頒降的詔款和你的行軍日記，証明你的罪狀實在不假，你還有話辯白麼？

岳飛：皇上命令岳飛提兵東下，沿途追殺金兵，後來，屢次都有皇帝御札，令我暫停調度兵馬，不須前進，怎說我是陰謀反亂，按兵不動！你們既然到過鄂州在我家中取到皇上御書，這樣正好對証一下。

万俟：要我和你對証？沒這末大功夫！老实說，你招了算數，若是不招，性命就在此刻了。

岳飛：我岳飛有功於國家，無負於百姓，有什麼可招的？

万俟：好，你還同我打官腔，人來，準備大刑！

元：岳飛身體，還沒復元，恐怕受不住刑，打死了，反便宜他。

（沈默了一会）

万俟：岳雲、張憲，你們在外招搖，騷擾百姓，還要虛申探報，想要作反，你快招認！

岳雲：想當年朱仙鎮被師之時，父老攔道阻留，可見民情融洽，怎麼說招搖騷擾？

張憲：岳元帥既不想謀反，張憲又何必虛申探報來恐嚇朝廷？

元：岳飛，你如不想造反，當年在西湖天竺，還記得壁上留題的字麼？——「寒門何戴富貴乎？」我問你，這句話什麼意思？

万俟：岳飛，你既然出此言，豈不是造反？

岳飛：（長吁一聲）你們都是秦檜門下拳養的奴才，要加我的罪，還怕沒題目！我早明白既落到奸賊的手裡，我們的一片為國忠心，已經算完了！（合眼昂立）好，你要我招，我就招給你看！

（砚童持一小紙條疾馳而上）

砚童：稟大人，丞相有密令一道，請大人過目。（手呈獻小紙條）

万俟：（審視有頃，遞交元龜年）-----（秦丞相有密令來講，今晚要處決岳飛）

（元龜年與万俟高耳語，万俟好笑領首。）

万俟：將犯人押回去：（轉向禁役）打道回相府：（向岳飛冷笑一聲）

（万俟高、元龜年率役退下。隗順吩咐禁子押岳雲、張

憲下。)

岳雲：父親！

張憲：元帥！

岳飛：（肝胆欲裂）你——們——走——吧！

（岳雲、張憲及禁子正預備下去，恰巧外面有人真監門聲。隗順與眾禁卒趕去應門，就把他們放開。）

人聲：關門呀！關門！

禁子聲：是誰？這時還來叩監？

人聲：你且別管，先開門好說話。

隗聲：這裡是大理寺的監獄，怎麼能夠隨便放人進來，你少嚷嚷的啦！

人聲：禁大哥，我有要緊的事，請你行個方便吧！

禁子聲：說了半天，你是什麼人呀？

人聲：我是滌梁總兵張保，來探望岳元帥的。

岳飛：（詫異）吓，張保怎麼來了？

隗聲：原來是探望岳元帥的，為什麼早不說呢？（略頓）還有那個書僮呢？

張保聲：哦，他是我的兒子，多謝行個方便，放我們父子進來吧！

隗聲：你已是這末說，我做個方便，放你們進來。不過，你們進來了可不要聲張，相府不時差人打听的。（聞監門聲）進來吧！

張保聲：曉得，曉得。（略頓）啊！元帥和公子在那兒？

禁子聲：嘿，叫你不要聲張，你怎麼嚷起來了？

張保聲：是是。

禁子聲：隨我來！

（張保穿破舊的襖子，提了一個筐籃，隨隗順和禁卒甲同走進柵欄，後面跟着一個書僮打扮的人——銀瓶。）

（隗開門，放張保銀瓶入。）

張保：張保參見元帥。（又見岳雲、張憲）拜見二位將軍。

銀瓶：（搶步跪岳飛腳前哭）爹！

岳飛：孩兒，是你來哩！

（岳飛去銀瓶帽，露秀髮，手撫其髮，泫然不語片刻。）

張保：元帥，你自栽培我哩。

岳飛：張保你不在滌梁，到這兒做什麼？

張保：如今豺狼當道，張保不願做官，早已經辭職回湯陰，听说二位將軍也在臨安，因此奉了太夫人之命，帶領銀瓶小娘子，一同前來探望，誰知到了這裡，找不着門路，直到今天才見着面。

銀瓶：這裡祇有一位爹公的蓋交家正趙大人明白你的冤枉，曾帶領孩兒去過相府。

岳飛：你去見過秦檜？

銀瓶：孩兒是盼望爹公能早日昭雪。

岳飛：張保，你既不願做官，就該回到家鄉才是。

張保：張保實在放心不下元帥。

銀瓶：孩兒也捨不得爹。

(象落淚)

岳雲：你們路上一定辛苦了。(歎氣) 唉，其實來了又有什麼用！

銀瓶：自從爹在朱仙鎮被捉進京之後，不久哥和張將軍又奉了皇命被押解走了。隔了好幾個月，~~音訊毫無~~，正不知犯了什麼罪，教人好生異念，所以，妹子才趕來探听爹和哥的下落的呢。

張保：太夫人一定不肯放小娘子去，小的也曾劝阻過她。祇是她一心要來，小的也只好侍奉着小娘子來走一趟了。

岳雲：妹，母親這一向身體好嗎？

銀瓶：自從哥走後，她老人家因為日夜惦念着，一直就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

(岳飛父子張憲均默然)

張保：(想起筐籃中的酒食) 今天是除夕，這裡有點酒飯，請元帥和二位將軍用些罷！

銀瓶：(捧酒飯敬父) 爹，你可吃一點？

岳飛：孩兒，我吃不下去。

銀瓶：(轉向雲、憲) 哥和張將軍吃了罷。

岳雲：(搖頭無語) -----

張憲：我們 ----- 也吃不下。

隗順：（感動傷心）唉！

張保：元帥，你有什麼門路，可說給張保知道，張保自然會同元帥出力，就是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

岳雲：門路？進了這座門，就別想有活路，有什麼門路！

岳飛：張保你跟隨我多年，難道不知道我的性情，我的心跡？你既是一番心跡，冒險來看我，我非常感激，我們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就應該來清去白，現在你不必多說，免得辜負了你的好意，快些出去，不要再連累了他們。

張保：是，元帥。（轉向雲、憲）二位將軍呢？

張憲：為臣盡忠。

岳雲：為子盡孝。

岳飛：張保，你出去吧！

張保：（無可奈何地）是，是，是，張保遵命。（拭淚）

隗順：（催促）快出去吧。倘若上頭有人來，不大妥當。

（監門外有人叩門，禁乙倉皇走報。）

禁乙：隗老爺，快去快去，相府有差官下來啦！

隗順：（對禁卒）快把他們送走！（急下）

禁乙：（對張保、銀瓶）你們耽擱了不少時辰啦，這會兒相府差官下來，說不定又有什麼事情，快點走吧！

張保：知道了。（留戀的）元帥：二位將軍！

銀瓶：（抱父大哭）爹！

（禁乙牽張保、銀瓶出監，銀瓶屢回頭顧雲依不捨的樣

子，不斷喊着：「爹々！」「哥々！」）

張保：（走到柵外廊上的柱旁）唉！想我張保多蒙元帥的愛護教導，一心報國，現在元帥被人陷害，我怎忍心看他們受這樣的冤屈。元帥情願一死盡忠報國，二位將軍又情願盡孝成仁，我張保雖然是一個粗人，難道不能盡節取義嗎？也罷，待我拜過元帥，自盡了吧！

（張保向岳飛跪拜，然後舉頭向柱猛撞倒斃。）

銀瓶：（大驚）哎呀，張叔々碰死了！（伏地哭）

岳飛：（大驚）啊！（手扶柵欄，望張保屍）張保！張憲兵！

張憲兵：（五中迸裂，狂笑當哭）好，張保，你不愧是一個忠臣義士。哈-----哈-----哈-----哈-----（沈靜）張保！張保！張保！——你倒先走了！（掩面）

（張憲、岳雲揮淚）

（獄卒感泣）

（隗順慌々張々地起來，手握一紙條，看見張保的屍身，又看見大家飲泣，木然僵立在柵邊，半晌不語）

岳飛：隗獄官為什麼這樣驚慌？你手上的公文，（瞥見隗手中紙條）莫非是——

隗順：（突隗地）這-----這-----隗順不敢說。

岳飛：說出來不妨事。

隗順：這-----隗順還是不敢說。

岳飛：我明白了。敢是要我去？

隗順：是，相府的命令已經到了，只是我們怎敢！

岳飛：這是上頭的命令，與你沒有干係。起來吧！

（隗順及衆禁卒同感泣）

岳飛：（目注張憲）張憲，是我連累了你。

張憲：元帥怎麼這樣說，難道末將不如張總兵？

岳飛：（視岳雲）孩兒，可憐你還年少有為，敵人盤踞中原，我們的父老百姓還過着水深火熱的日子，朝廷正需要你們這樣的人去殺退敵人，光復神州而他們竟把你也——殺了。（語不成聲）

岳雲：自有忠臣不怕死，丈夫視死而歸。祇恨我們的血不是流在敵人的面前，而是被奸賊謀害了。孩兒以身殉國，樹大義於人間，正可以激勵後死的人，起來內除奸賊外抗強敵！到那時候，總有一天，我們的子孫會直搗黃龍收復失地的！

岳飛：銀瓶，你過來！孩子，你爹要去，以後我不能再管教你了，不能再傳授你詩書武藝了，可是你不會忘了你爹的，是嗎？——不哭，好孩子，你回去好生侍奉母親，今後你要做個頂天立地堂正的人，要孝順她老人家，听她的教訓，要好好的看待弟，弟還小，等他大了，你再把這樁故事告訴他吧！

銀瓶：（哭）爹！

岳飛：（仰天捶胸呼號）蒼天啊！蒼天！『靖康恥，猶未雪；

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到如今都成了一枕黃梁夢！

（監外更鼓聲，淒清又至）

隗順：時辰到了，元帥和兩位將軍就請到風波亭-----升天！

岳飛：（堅決地）知道了！要，我們去了！

（禁卒帶岳飛父子和張憲，岳飛上衣撕裂，背露血漬斑斑的四個大字「盡忠報國」）

（狂風怒號）

銀瓶：（痛哭）爹々！

岳飛：好孩子，做一個有志氣的孩子，爹々走了，今後你要自己照顧自己了，等我們走之後，你請隗獄官帶你從這後門出去，慢々の行，雪下的很大，小心路上會滑，如果跌傷了，無人照應你呢？

銀瓶：爹々！（跪倒岳飛足下）

（監嘯淒厲悲壯）

隗順：唔，外面風雪很大，天也陰沉沉的。元帥，我們永遠不會忘記老家和父母妻兒還被敵人糟踐，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是誰把你們害了的。

（典兒押經廊前，綁赴刑場，口中詈罵不絕，）

典兒：（一眼瞥見岳飛等）呵，岳元帥，你難道竟也落得這樣的下場？-----呵，你不能死！不能死！-----你要活着，我們大宋老百姓都巴望你活着呀！

禁卒：（推與兒）走！走！（下）

岳飛：（轉身扶銀瓶起）孩兒，我真的去了！（手顫動着，從土坑邊頭慢々取出一幅字卷）我留下一份遺囑，你好々保存，你現在去我床頭邊取，你不要傷心，不要哭！你去！不要回頭看我！

銀瓶：（銀瓶將字卷向外攤開，現出四個斗大的草書——『還我河山』。）

岳飛：我們死了，可是天下的忠臣義士是殺不完，死不絕的，他們會世々代々子々孫々永不忘『還我河山』！（昂然下）

（「滿江紅」旋起）

（禁卒押岳雲張憲下）

（風雪更大）

（豎曠和鐵索鏗鏘互聳之聲震動天地）

銀瓶：（大吶喊）我要報仇！我要報仇！

（「滿江紅」歌聲响徹雲霄）

（狂風怒號，灯火昏滅，大雪漫天，飛砂走石。）

（豎曠，人聲怒吼。）

——幕下——

（全劇終）



